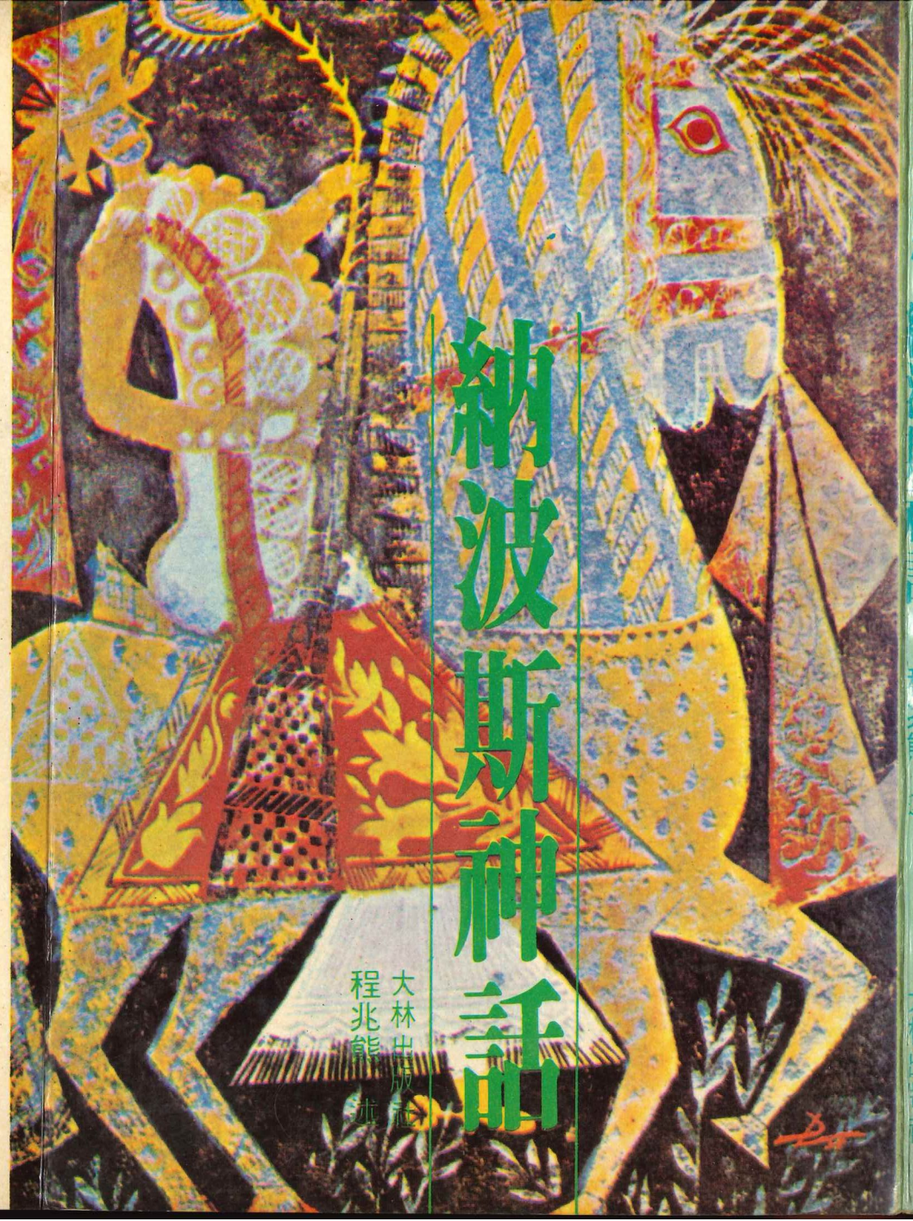
納波斯神話
程兆熊著
大林出版社



納波斯神話

大林出版社
程兆熊 述

大林讀者叢書16

納波斯神話

程兆熊 述

大林出版社

納波斯神話

大林讀者叢書 16

大林出版社

本書包括三部分。納素波神話是流行於我國雲南省擺夷族的神話，是祭祀的故事；羅羅神話也是流行於雲南省黑夷族的神話，是洪水的故事。石氏女神話是我國五代時候流行的故事。這三部神話故事都由程兆熊教授記述下來，多采多姿，其優美情調，可媲美希臘神話。

特價 30 元

大林讀者叢書16

程兆熊述

納素波神話集

大林出版社印行

納素波神話集

程兆態述・大林讀者叢書16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8巷51號

郵撥：19235號

特價：每册新臺幣30元

有版權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

再版：中華民國66年6月30日

目錄

（I）

納素波神話……五——四二
㈠納素波……五——七
㈡老婦人……八——一〇
㈢小兒子……一〇——一一
㈣綢緞，金銀和好馬……一一——一五
㈤三年三月三日……一五——一八
㈥碑漠大租……一八——二二
㈦岩神，岩靈……二三——二五
㈧小碑之家……二五——二八
㈨回聲——神靈之聲……二八——三一
㈩尖刀草……三二——三五

附：納素波神話的詩……三七——四二
（II）
籮籮神話……四三——九二
㈠籮籮……四三——四五
㈡老人……四五——四八
㈢木桶……四八——五一
㈣洪水……五一——五六
㈤神山……五六——六〇
㈥老鷹……六〇——六三
㈦苦竹……六三——六七
㈧金星……六七——七〇
㈨七七……七一——七四
㈩藥方……七四——七七
(十一)說話……七七——八二
(十二)報恩……八二——八五

（III）
附：籮籮神話的詩……八七——九二
石氏女神話……九三——一三六
㈠茶舘……九三——九五
㈡喝茶……九五——九八
㈢長壽……九八——一〇二
㈣山林……一〇二——一〇六
㈤林中……一〇六——一〇九
㈥湖水……一〇九——一一二
㈦仙子……一一二——一一六
㈧初醒……一一六——一一九
㈨啼哭……一二〇——一二五
(十)悟道……一二五——一三〇
附：石氏女神話的詩……一三一——一三六

插圖目錄

㈠碑漠大租像……一八頁
㈡畢摩先生與祭祀……三二頁
㈢老鷹與木桶……六〇頁
㈣七月七日之夜……七三頁
㈤石氏女與老乞丐……九七頁
㈥山林與明月……一〇六頁

納素波神話集的由來

納素波神話集是包括納素波神話及羅羅神話，再加上石氏女神話而成的一本書。內中石氏女神話，其實是一種仙話，乃我國五代時候流行的故事。其他兩篇中，納素波神話是流行於我國雲南擺夷方面的神話，羅羅神話是流行於我國雲南黑夷裏面的神話。前者是一個祭祀的故事，後者是一個洪水的故事。故事簡單質樸，自然沒有希臘神話的多姿多采，但是動人的程度，自我看來，似乎更甚。那是在抗日戰爭時，我因滇越路事留駐雲南一年，由我的一位黑夷部屬李忠誠君特別爲我口述的。我當時曾用韻文寫出，即用六言詩寫出，並携去第三戰區印出，書名就叫做納素波神話。隨後海外流亡，行篋中猶存此稿。重讀之下，甚覺用韻文寫，有受韻文拘束的毛病。只不過用韻文寫，也有韻文的好處，所以除保存原來寫成的韻文以外，又重新用散文寫一遍。合起來看，似乎更爲達意傳神。我個人很喜歡這三篇神話，

曾題詩云：『神話遙傳納素波，斯心終古未消磨；當年洪水渾無似，此日蒼生究若何？涕淚萬方仍草草，酸辛一味負籮籮；爭如石氏閨中女，茶肆居然得道多。』那時候，我的一位小女兒，也很喜歡它們。可是她現在已經在美國大學教書了，依然喜歡，並曾將此稿携去外國，想譯出給異邦人去看看。我時常懷念我那位雲南黑夷朋友，更每每翻閱此稿。多年以來，我又結識了不少臺灣的高山族人，有一位高山族內泰耶魯族的酋長，他的一子一女，還曾居住在我家中，把我的太太看成母親一樣，十分要好。爲此種種，使我更喜歡這些故事。尤其在老母於大陸逝世後，有時對這些故事，竟讀之淚下，不忍卒讀，而深願再予印出，公諸世人。憶西方名畫家梵谷，獨去非洲與黑人居住，並深叫着：『孤寂，孤寂，絕對的孤寂』！似此心情，我雖不以爲然，惟亦頗能領略，並更思「禮失求諸野」之言。因此之故，我對我一已四十年來所揭以自處的「簡單化」三個字，亦確認其爲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惟「願天早生聖人」，以對治此繁複而多災多難之世界而已。書中插圖六幅，其第一幅碑漠大租圖，是我自已畫的。其他五幅是我青年時朋友彭友善先生所繪。他是一位天才畫家，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曾畫了一幅百鴿圖送給羅斯福總統，以象徵着和平的到來。而今這和平又像成了古神州綠野裡的古美妙的傳說，不免令人唏嗟！

又此書擱置未印，近四十年，今承彭教授震球兄之幫忙得以出版，特此誌謝。

(I) 納素波神話

(一) 納素波

「納素波」這三個字，是一個名詞，可是這一個名詞說來眞是話長。

在我國大陸西南方面有一個很大的省，南邊和越南國相聯，西邊和緬甸國相接，而且和印度國也很相鄰。當我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所有的海口，被敵人用海軍封鎖了，便由那裏和我們的盟國交通。那是一個很大的省，省名叫做雲南。

雲南省在我國漢朝的時候，也是一個國家，國名叫南昭。南昭國的東邊不遠處還有一個小國，那是在現在我國西南的貴州省銅梓縣，國名叫做夜郎。這一個夜郎國實在小得可憐，可是她還要問人家說：

「夜郎與漢朝那個更大？」

她完全不知道我們的漢朝，那時候在全世界上是一個最大最強的國。因此，我們直到現在，見人家「妄自尊大」，就說這人是「夜郎自大」。只不過夜郎國西邊不遠處的南昭，因爲倚靠着他國境內有一個昆明湖的天險，一時不肯服從漢朝，竟使那時候的漢武帝，在長安附近，用人工另外開闢一個昆明湖給她看。你要知道雲南的昆明湖，又名滇池，而且爲了這湖實在是太大，像個海，所以又名滇海。現在漢武帝能够用人工造個海，這自然讓她明白了我們漢朝的偉大。所以不久之後，在我們雲南省那裏的南昭，也和在貴州省那裏的夜郎一樣，便都歸化了我們的漢朝。

可是在漢朝以後的三國時候，雲南那裡又出了一個孟獲。孟獲是很勇敢的。他有很多的兵馬。他和那時候的諸葛亮打仗。諸葛亮號孔明，是很有計謀的，此孟獲便被孔明擒住了。但孟獲心中不服，於是孔明又把他放走了。隨後又擒住他，又放走他，一共擒了七次，放了七次，這才使孟獲心服了。

現在我國西南的貴州雲南一帶，有不少的同胞住在山地，很像臺灣的山胞。我們以前總叫他們是什麼苗和什麼夷，但是現在我們都一律稱他們是邊胞，意思是居

留邊地的同胞，因爲他們都實實在在是我們的同胞。這些同胞，特別是在雲南省的邊胞，目前還自以爲是孟獲的後代，但對諸葛亮則更像對神一樣的尊崇。這一些邊胞，以前被人叫作黑夷。這只是因爲他們的婦女都喜歡穿着黑色的衣服，而且十分健壯，所以被稱爲黑夷。但他們自己却絕不說自己是黑夷，而只說自己是「納素波」。這「納素波」是什麼意思？我們固然不知道，就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只是一個名詞。

在「納素波」這一個名詞下有一個神話。這神話就叫「納素波神話」。目前在我們西南方面的，特別在雲南省境內的邊胞間，流傳很廣。他們在他們的祭禮中，每每用一種所謂尖刀草，那是像臺灣蓆草似的草，只不過是一種比較細，又比較硬，而且有點刺手的草。他們把尖刀草緊緊紮成一個草把人，叫做「亡人」，放在祭壇上，讓大家對着祈禱。那就是根據這一種神話而來的措施。又在西南山谷中，常有回聲。可是當他們一聽到這山谷中的回聲時，就說這是一種神靈之聲，而這神靈，則是由一位老婦人所變化而成的。那也是根據着這納素波神話而來的一種傳說。

(二) 老婦人

時候是很古很古的：在納素這一宗族裡，有一位老婦人。

這一位老婦人，很早就死了丈夫，又死了一個大的兒子。眼面前只剩下一個小兒子。當這老婦人一個人慢慢把這一個小兒子養大了的時候，生活眞是够苦了。

老婦人除了有一個小兒子像個寶貝以外，家中什麼也沒有。她一天忙到晚，忙來忙去，總是爲忙着她和她的一個小兒子的生活。她們母子二人，生活眞是萬分艱苦。

老婦人一日復一日地砍柴。當她在山上砍柴時，小兒子也帶去了。於是小兒子也跟着砍了一些柴。

老婦人一年復一年地賣着草。當她在附近賣草時，小兒子又帶去了。於是小兒子又跟着賣了一些草。

她們母子二人這樣忙着砍柴，又忙着賣草，雖然勉強維持生活，但也只是一時沒有餓着肚子而已。

只要沒有餓着肚子，就成了這母子二人最好的光景。因此，在她們砍柴賣草的期間，眞算是她們最爲幸福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常，在那很古很古的時候，說不定是南昭國和夜郎國之間，因發生糾紛，便爆發了戰爭。這老婦人和她的小兒子在那時候是屬於南昭國。夜郎國是「夜郎自大」的。南昭國要不被人侵略，就須得全國總動員起來了。在南昭國全國總動員的當中，這老婦人的小兒子，就也要去服兵役了。

小兒子的年紀是那麼小，老婦人的年紀又是那麼老。小的太小，老的太老。小兒子的父親早就死了。小兒子的哥哥，也早就死了。老婦人是一位寡婦，小兒子是一個孤兒。環境對她們母子二人，眞是萬分艱難。只不過艱難雖然艱難，她們母子二人，以前還總算是過得去。在她們，怎樣也想不到會有目前這樣一個難關。她們目前遇到了一個有生以來最大的難關。她們個人會有了有生以來的最大難關，是由於她們的國家，正有了有史以來的最大難關。

和平的國家，逼得要總動員。

幼小的兒子，迫得要服兵役。

老婦人在這時候，眼望着和自己相依爲命的小兒子，就要離開她了，她自然只好啼泣。

㈢ 小兒子

老婦人原想她的小兒子大了，可以養着她，可以給她「靠老」。這「靠老」的意思是：「老了有人可以依靠着」。只不過，小兒子當兵去了，而且連這一個孤兒都當兵去了，她這樣一位老婦人還能有什麼人可以依靠着呢？

老婦人這樣一想，更是只好啼哭。

老婦人想了又想，想着國家，又想着小兒子。她想她的小兒子對她盡孝，又想她的小兒子對國家盡忠。要對她行着孝道，讓她有依有靠，小兒子是應該在家裏奉養他，不要離開她。只要一離開她，就是傷了她的心了。一個好兒子，怎麼可以傷老母親的心呢？但要對國家効着忠誠，讓國家不受侵略，小兒子是不應該在家裏，只照顧着母親，而不服兵役的。要是大家都不去服兵役，一個國家豈不要給敵人滅亡了嗎？一個好男兒，怎麼可以不爲了國家，去當兵打仗呢？

老婦人想了又想，眞是想得無可奈何。小兒子要在家盡孝，又要爲國家盡忠。小兒子不好離開她，小兒子又不好不當兵。但一當了兵，又不能不離家而去了。

老婦人終於不願讓她的小兒子，離家而去。她說：

「他是孤兒」！

只不過，那時候的戰爭，是太緊急了。一個國家在危險萬分當中，就是連孤兒也不免要服兵役。

㈣ 綢緞，金銀和好馬

老婦人的丈夫遺留下來的一點綢緞。那原是從漢朝那裏得來的一點綢緞，珍貴

萬分。本應拿來做永遠的紀念，可是爲了小兒子，老婦人便用作禮物，去送給那辦理兵役的一位先生。

老婦人把綢緞作了禮物，送了官家，隨卽哀求道：

「請可憐我！請可憐我的小兒子！」

「爲什麼呢？」官家見了綢緞就驚異地問着。

「因爲我的兒子是孤兒」老婦人答道。

「孤兒怎樣？」

「孤兒想不去當兵。」

「不去當兵？」

「是的，請可憐我們。」

「可憐你們？」

「是的，請收下我這珍貴的禮物」。

「哈哈哈。什麼珍貴的禮物？」

「是！小小禮物。」

老婦人這時候就哭起來了。她哭不成聲，哭個不止。官家終於長嘆了一口氣，說道：

「當兵的事，是多麼光榮啊！當兵就是爲國家効忠。爲國家効忠，就是爲父母盡孝。你怎麼還不知道呢？」

老婦人聽了這些話，揩乾了自己的眼淚，又一邊哭一邊說：

「是的，可是……」

「可是什麼呢？」官家問。

「可是，可是，請收下這禮物吧！」老婦人說。

這便使官家生了氣了，官家忿忿說道：

「像這樣的綢緞，就像一片葉子，就像一根草！這怎麼可以抵當得了那光榮的兵役呢？服兵役是光榮的事，服兵役是沒有疑問的事。」

老婦人只好呆呆地望着官家，不敢再回答。於是便跑回家去了。

老婦人回到了家，看看自己的小兒子，哭了一頓，又生一想，她想道：

「要是把我所有的積蓄，加上拍賣一切所得的金銀，送給官家，官家也許會可憐可憐我們了吧！」

於是老婦人便想盡方法，弄得了一些金銀。隨卽把這些金銀送出去。

官家看見這些金銀，便把這些金銀向房子外面一丟，丟得遠遠，而且對老婦人罵道：

「你這老婦人怎麼還不明白呢？金銀有什麼奇，有什麼巧？這簡直像一些土，這簡直像一把沙。有什麼人會要你這泥沙？」

老婦人這時候眞是又懊惱，又羞慚。她不敢再回答一句話，又默默地跑回了家。

老婦人再回到了家，再看到小兒子。眼淚更是直流，流個不休。終於更生一想。她自思自想道：

「難道不可以把家中僅有的一匹好馬送去嗎？這馬實實在在是萬分難得的好馬，說道：

「你難道不可以看看這樣一匹好馬嗎？」

官家看了這一匹好馬，眞是又氣又惱，又覺得好笑，但也終於凄然道：

「老婦人啊！好馬啊！但我們怎能要你的好馬呢？爲了國家，任何東西，都不能抵當兵役。現在戰事是太緊急了。敵人不能不打倒，所以孤兒也不能不當兵。當兵實實在在是好事情！」

啊！」

老婦人主意一定，便又跑到辦理兵役的官家那裏去。這時老婦人手牽着一匹好

㈤　三年三月三日

孤兒終於要去當兵了，小兒子終於要出去當兵了。戰事是這樣緊張，小兒子的老母親終於只好這樣說道：

「國家是太重要了，敵人是太凶殘了。戰事是這樣緊急，我兒也只好去當兵

了。」

老婦人說了這些話以後，眞是悲傷，她一會兒更獨自哭了又哭，哭得老眼昏花起來。小兒子對老母的心，十分明瞭。小兒子對國家的事，也十分明瞭。但他在這時候，總是一聲不響，他實在是說不出話來了。還是那老婦人，也是那老寡婦，又是那老母親，斷斷續續地對那小兒子，也是對那小孤兒，又是對那小兵丁，哭說道：

「去吧！國家要你當兵，你自然應該當兵。推辭不了，你就去吧！你還是去了才好！對老母孝，更要對國家忠，你從此不好留在家裡，你要從此去了。……」

接着，老婦人更再次三番地說道：

「我現在只希望你早早歸來。服役期滿的時候是三年三月三日。等這一日一到時，你就要即刻回家。你千萬不要忘了這個日子！」

看看老婦人的話也說完了，看看小兒子的脚也走動了。老婦人更對小兒子叮囑道：

「千萬不要忘了三年三月三日！」

從此小兵丁一步一步走了。從此老母親一天一天哭了。凡是一個人在哭泣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很慢的。凡是日子過得很慢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苦惱的。同時，凡是日子過得苦惱的時候，一個人總是天天流淚的。一個人天天流淚，自然天天過得不好。那老婦人自小兒子走了以後，總是天天過得不好。當一個人在歡樂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同樣，當日子過得很快的時候，日子總是過得很歡樂的。所以心頭一樂，日子就快；日子一快，心頭就樂。這就是所謂快樂。那老寡婦自小孤兒走了以後，總是常常做夢，夢着那小兵丁勝利回家。可是因爲老母親在做夢的時候很樂，所以夢就過得很快；也因爲老母親的夢過得很快，所以在做夢的時候眞樂。在老母親那裏，夢是一個樂。只不過在老婦人那裏，樂終是一個夢。

老婦人一天一天的哭，老婦人又一天一天的算。老婦人一天一天的計算着小兒子的歸期。看看約定着三年三月三日的歸期，畢竟是越來越近。小兒子的歸期越來

碑漠大租像

越近，老婦人的日子，也就過得越來越快。小兒子的母親是老寡婦；老婦人的兒子是小孤兒。小孤兒如今是小兵丁。小兵丁如今是快回來了。老母親如何不樂？只因爲心頭一樂，日子就過得快起來了。其實這三年三月三日的日期，又何嘗會快？又何嘗會早？老寡婦是苦得够了，又哭得够了，更等得够了。和小孤兒約定的歸期，是慢慢來到。而且和小孤兒約定的歸期，是到得太遲，絕不是太早！就因爲這樣，便成爲了一個納素波的神話。讓那老婦人老寡婦和老母親，變成了一個神靈；更讓那碑漠大租成了那一神靈的小兒子，小孤兒和小兵丁。

(六) 碑漠大租

碑漠大租是那小兒子的名子，也是那小孤兒的名子，又是那小兵丁的名子。

碑漠大租出去當兵的時候，很有一些夥伴，一同出發。他因爲當兵的夥伴很多，所以有說有笑。有時俘獲一些敵人，更有說有笑。特別是在獲得一兩次勝利的時候，更大大地有說有笑。就因爲這樣，他在白天過得可並不很慢。只不過在晚上，

他總是做夢，夢醒的時候，總不免想到在夢裏和老母親見面，訴說着離別之苦，因此，他在晚上過得又並不很快。比較白天，晚上對他是太難過了。

碑漠大租是一個小兵丁，又實在是一個好兵丁。隨後，因爲打仗很勇敢，更有了一個小英雄的小英名。這一小英名傳出去，竟連敵人聽了都有點害怕起來，敵人差不多不敢和他對陣。

碑漠大租白天打敵人打得很快樂，晚上想母親想得很悲傷。因此，他越悲傷，就越打敵人；越打敵人，就越快樂，終於又越是悲傷。他的勇氣，是從悲傷裏得來的；可是他的英名，却從快樂裏傳播出去了。

碑漠大租的英名，傳了出去，這對碑漠大租並不甚好。「納素波」因碑漠大租的英名，而感到歡天喜地。可是納素波的敵人，却因碑漠大租的英名，而不覺咒天罵地。

納素波的敵人，起初是注意碑漠大租。因爲注意碑漠大租，所以每每是兩個人打碑漠大租一個人。隨後，因爲敵人兩個人都打不過碑漠大租一個人，所以便害怕着碑漠大租。終於又因爲害怕着碑漠大租，所以就更仇視着碑漠大租。而在碑漠大租這方面，則又因爲敵人害怕着他的原故，所以又不免要輕視着敵人。

碑漠大租因爲輕敵，所以就更向前進，而且常是一個人向前衝！

敵人因爲仇視碑漠大租，所以就更設計引誘碑漠大租向前進。而且到最後的時候，竟把碑漠大租包圍起來。

但碑漠大租是永遠不會投降或是屈服的，所以就一任敵人包圍着。包圍了一天，又包圍了一天。包圍了一月，又包圍了一月。一直到戰爭結束，大家停戰回家時，碑漠大租還是被包圍着。碑漠大租的夥伴們，有的以爲碑漠大租被俘了，又有的以爲碑漠大租被殺了。其實，碑漠大租絕不會被俘，也絕不會被殺。只不過碑漠大租究竟到那裏去了呢？碑漠大租的夥伴們總是不會知道的。

當碑漠大租的夥伴們回家時，便剩下了碑漠大租一個人。

當包圍碑漠大租的敵人，因爲最後得知停戰的消息而解圍，並向碑漠大租致敬時，碑漠大租回到家中去，自然更會是一人了。

老婦人眼看夥伴們都已回來了。可是老母親沒有看到小兒子回來，老寡婦也沒有看到小孤兒回來。因此這老婦人，又是老母親，又是老寡婦，便沒有辦法不憂愁萬分。

老婦人到處詢問着碑漠大租的下落。可是這時候的碑漠大租却不知下落。碑漠大租渺無音訊。碑漠大租久久未回。

老婦人啼啼哭哭地問：

「我兒究竟在那裏呢？」

碑漠大租的夥伴們就回答道：

「我們回來以後，路上都長了菌子了，路上又長了蘚苔了。只沒有見到小碑」。

碑漠大租的夥伴們把他們英勇的戰友碑漠大租叫做小碑。當老婦人又再三問着小碑的下落時，其他的人更回答道：

「路上已有着淋漓的血，路上更長着青青的蒿。只有小碑，是怎麼樣也沒有見到，沒有見到！」

老婦人問來問去，總是問着：

「我兒究竟在那裏呢？」

大家都不能回答老婦人這樣一個問題，老婦人就只好自己回答了。老婦人心中明明白白，老婦人口裏叫了又叫。這叫，絕不是叫囂，而只是哀號。老婦人因爲感覺到自己的小兒子，又是小孤兒，多半是不在人世；老婦人因爲猜想到自己的小兒子，又是小兵丁，大概是爲國犧牲。所以老婦人又是老母親，又是老寡婦，便只是哀號，只是哀號。

老婦人哀號哭泣着，又一聲一聲地向隣居和親友們說道：

「我兒是孤兒，我的孤兒是當兵去了。大家當兵都回來了。他在那裏，我已經知道了。我已經明白了。他不在人間，我也不好在人世。我要到深山裏去。我要到大谷裏去。我要做着岩靈喝着水。我要做着岩神吃着草。我是要去了，我要別了。別了，別了啊，大家別了啊！……」

(七) 岩神岩靈

老婦人一個人跑去深山裏，自然什麼東西也沒得吃，所以就只好吃着草。

老婦人一個人行到大谷中，自然什麼東西也沒得喝，所以就只好喝着水。

一個人儘是吃着草，吃着草，吃得太多了，就只好倒在地上。一倒在地上，永遠不再爬起來，就變成了岩神；身子成了岩石，可是人却成了神。

一個人儘是喝着水，喝着水，喝得太多了，也只好倒在地上。一倒在地上，永遠不再爬得起來，就變成了岩靈：身子成了岩石，可是人却成了一個幽靈。

終於碑漠大租的老母親成了岩神，又成了岩靈。一句話：那老婦人，是成了神靈！那老寡婦是成了神靈。

當碑漠大租的老母親走了以後，又當碑漠大租的老母親走了並成了神靈以後，更稀奇古怪的事是：小孤兒終於回來了。

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事，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事；碑漠大租居然能够一個人勝利地回來了。碑漠大租在未回來以前，是個小孤兒，又是小兵丁。可是當他回來了以後，他是做夢也不能知道他忽然又成了一個神靈的小兒子。

碑漠大租只是渴思渴想着他的老母親，是否是：身體還和以前一樣好？

碑漠大租只是渴想渴思着他的老母親，是否是：容貌還和從前一樣老？

碑漠大租回來了。他沒有看到老母親的身子，却首先看到了他的村子。

碑漠大租回來了。他沒有看到老母親的面容面貌，却首先看到了他那村子的村容村貌。

那一個納素波的老村子，一切還是依舊。村容村貌，完完全全是和從前一模一樣。在那裏，除了他自家的屋子以外，家家戶戶的屋頂，都在冒着炊烟，很明顯的是：大家在屋子裏燒飯了。爲什麼他自己的屋子裏沒有人燒飯了呢？在那裏，除了他自己的屋子以外，家家戶戶的鷄犬，都在啼，都在叫。很明顯的是：大家在屋子裏團聚了。爲什麼他自己的屋子裏沒有鷄啼，又沒有犬吠了呢？

如果是老母親因事到外面去了，但鷄犬也總應該留在家裏。如果老母親不幸病

倒在床上，但鷄犬也總應該知道外面是有人回來，必然會啼一啼，也必然會叫一叫，好讓病在床上的老母親知道知道。

假如老母親不是出去了，又不是病倒了。那麼老母親又怎麼會留在家裏不燒飯，不吃飯呢？而且鷄和犬又怎麼會留在家裏不會啼，不會叫呢？

小孤兒想了又想。怎麼樣想，也想不通。

小兵丁猜了又猜。怎麼樣猜，也猜不中。

可憐那老婦人的小兒子，這時候，就簡直不敢再望下想，又望上猜了。

碑漠大租心知不妙，情知不好。他想馬上跑入家門，看個究竟。他又不想立即跑到家門，看個清楚。

但碑漠大租終於走到了家門，終於又走入了家門。

(八) 小碑之家

且請大家想一想，且請大家猜一猜。這時候的小碑之家。究竟是怎樣了呢？

照理，小小的碑漠大租，這時候已經爲國家大大地出了力。既建立了一些大大的功勞，又獲得了一個大大的美名，應該是如何大大地快樂呢？

誰也沒有想到：小碑是大大地哭了。

誰也沒有猜到：小碑是大大的兩脚頓地，兩手搥胸了。

而且誰也沒有想到，誰也沒有猜到，小碑之家竟會是這個樣子：

第一、小碑之家的屋樑，已長了菌子。

第二、小碑之家的屋柱，也長了菌子。

第三、小碑之家的堂屋，原本立了祖宗的牌位，而且老母親原本在那裡日夜敬着祖宗，並祈求着祖宗之靈，保佑着她那小孤兒的平安無恙。可是這時候的祖靈却給大大小小的蜘蛛，把蛛絲網罩起來了。那裡的灰塵，眞是十分厚。

第四、還有四面的墻壁，破的破了，垮的垮了。那眞是破得淒慘，垮的淒涼。

第五，還有猪欄雞籠等等。雞籠是完完全全爛了，猪欄是整個倒塌了。

第六、還有，還有；還是不說了吧！

在以上那樣的情形下，當然不會再有老婦人在那裏餵着猪，也不會再有老寡婦在那裡餵雞餵犬，更不會再有老母親在那裡燒茶煮飯。

可是，可是碑漠大租的老母親究竟到那裡去了呢？小碑想來想去，不知道。小碑哭來哭去，還是不知道。

於是小碑便只好問來問去了。

小碑立卽跑去問他的伯父伯母。伯父伯母一見小碑回來了，大吃一驚，又歡喜萬狀。但總是不忍把老婦人的下落，一直告訴他。只說道：

「也許去砍柴，也許去賣草。」

小碑又立卽跑去問叔父叔母。叔父叔母一見小碑回來了，大吃一驚，也歡喜萬狀，並說道：

「你要是早給我們一點消息，全村子的人一知道你回來，那眞不知道要如何大大地歡迎你呢？」

「請快快告訴我：我的老母親究竟在那裡呢？究竟到那裡去了呢？」小孤兒一面哭，一面問。

「……」。叔父叔母總是不肯說。

小碑沒有辦法，更去一一問着其他同村居住的人們，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把老婦人眞正的消息告訴小碑。大家都是心中不忍告訴小碑。大家對小碑，總是初見之下，大吃一驚。再見之下，萬分歡喜。本想立卽表示歡迎之意，但因小碑一問，便沒有一個人不想和小碑一齊哭起來。這如何還會願意回答小碑的問題呢？

終於小孤兒又去問他的叔父叔母。

終於小孤兒的叔父叔母，也只好如此對着小孤兒黯然回答道：

「山中去了！」

(九) 回聲——神靈之聲

小孤兒眞是可憐。小孤兒又眞是靈敏。當小孤兒一聽到他的叔父叔母那樣黯然

地回答着四個字，就是那「山中去了」四個字的時候，他便立卽跑走了。

小孤兒一面走，一面哭；又一面跑，一面叫。而小孤兒一跑到山中，更是亂叫起來了。

山是那麼大，谷是那麼深，岩是那麼高，樹是那麼密。小孤兒跑入山中，一會兒在崖邊，一會兒在谷底。小孤兒從谷底跑到山頭，小孤兒又從岩上跑到岩下。小孤兒大聲叫嚷，大山谷一陣回聲。終於萬山萬谷都是回聲。

眞奇怪，這滿山滿谷的回聲，竟和以前老母親跑入山中叫嚷時的回聲，一模一樣。那時候，老婦人爲了小兵丁沒有回來，在谷中悲號，在山中叫嚷。於是滿山滿谷中便有了同樣的悲號，於是滿山滿谷中又有了同一的叫嚷。這時候，小孤兒爲了老母親沒有回來，在山中悲號，在谷中叫嚷。於是滿山滿谷也有同樣的悲號，於是滿山滿谷中更有了同一的叫嚷。這同樣的悲號，這同一的叫嚷，是被稱爲回聲。在以前，那是老婦人的聲音。在這時，雖然聽來是小兵丁的聲音，但照納素波的解釋，那實在是老母親暗中代小孤兒回答小孤兒的聲音。而且從此以後，凡是山谷中的回聲，都是那老婦人又是那老母親暗中代一個人回答一個人的聲音。那老婦人現在已變成了神靈，所以那回聲就是神靈之聲。反過來說：那神靈之聲，就是老婦人的聲音，就是老母親的聲音，就是回聲。納素波的人，現在是個個這樣傳說着，又是個個這樣相信着。

說那是老婦人之聲，說那是老母親之聲，和說那是神靈之聲，這只要看以下的事實，也不會完全沒有理由：

當小孤兒叫嚷時，遠遠地也有虎嘯，可是老虎並沒有跑過來吃着小孤兒。神靈是在護佑着那小孤兒。

當小孤兒叫嚷時，忽然是一陣狂風。這一陣狂風，幾乎把樹也吹倒了。但是並沒有把那小孤兒吹走。這也是神靈在保佑着。

當小孤兒叫嚷時，山禽在小孤兒的耳邊不住地啼。像是神靈在安慰着他。

當小孤兒叫嚷時，高山有流水，水上有浮雲，流水潺潺，浮雲繚繞。有時，溪水邊和浮雲間又是啼鳥。神靈實實在在是在撫慰着那一小孤兒。小孤兒叫得悲傷，

畢摩先生與祭祀

鳥兒也就啼得悲傷。

那是神靈用悲傷撫慰着悲傷。高山上一片凄涼，小孤兒心如刀絞。這裡的天，是茫茫。這裡的地，是渺渺。這裡的木葉，是蕭蕭。這裡的老樹，臨風欲倒。這裡是谷中有谷，小孤兒竟下到了最低一層深谷，滿谷都是悲風。這裡是山中有山，小孤兒竟爬上了最後一座高山，遍山都是古木。在那最低一層深谷中，水也像流不出，因此又成了深淵。在那最後一座高山上，鳥也飛不過，因此就成了天塹。小孤兒是由深淵上到天塹，又由天塹下到深淵。在以前，他在這裡，是大可嬉遊。可是在目前，他在這裡，是只知奔跑。他一面跑，一面哭。他一面哭，又一面叫。一切是茫茫，一切是渺渺。無數的山，無數的谷，無數的黃鶯，更無數的虎嘯。爲了老母親的慈祥，小孤兒竟像是狂暴。他尋老母，已尋得發狂。他尋慈母，已尋得暴爆。他眞正走進了大自然的懷抱，但他已絕對無由再倒入老母親的懷裡。

終於小孤兒坐在岩頭，哭得暈倒。

(十) 尖刀草

於是神靈來了。那是岩神，那是岩靈。

老婦人這時候已是岩神了。老母親這時候已是岩靈了。

小孤兒在迷夢中，分明見到了老母親，更分明聽到了老母親所說的話。老母親對他說道：

「兒啊！我已是神靈了。我既不能再生，你也就無法再見。你不必傷心，你也不必找我。我吃的是水草，我的身體已經變了。只不過頭髮沒有變，你可以找到我的頭髮。」

小孤兒一聽到還可以找到老母親的頭髮，便立即哭着問道：

「找到了您的頭髮以後，又怎樣才好呢？」

老母親便繼續說道：

「再去請畢摩先生來。畢摩先生會把它紮成一個亡人。於是你就宰殺牛羊去祭祀着。親友們也會追悼着。當大家念經祈禱了以後，你就將這亡人送入坟墓裡埋起來。」

「爲什麼要埋起來呢？」小孤兒又哭着問。

「因爲埋起了以後，你就可以不想起我，或至少也可以想得少了一點。」老母親答。

老母親在回答了上面的話以後，一陣清風吹來，小孤兒眼睛一睜開，方知自己是在做夢，但又不像做夢。老母親吩咐的言語，小孤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小孤兒有點害怕起來。

畢摩先生在納素波族中，有的人又叫做稀波先生。他是會做法的人，他是納素波司祭的人。他在納素波裏最受人尊敬。他在納素波裏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穿的衣服，就像一個法師的打扮。小孤兒依照老母親在夢中對他所說的話，就下山去請畢摩先生了。

畢摩先生請來了。小孤兒又同畢摩先生進入山中。先穿過了一大古林，又遇到

了一條溪水。古林在山頭，溪水在谷底。夜來了，山高月小。溪灣了，水落石出。由這山，到那山。從此水，至彼水。畢摩先生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小孤兒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流。鳥在那裡飛，雲也那裡飛。有一朵浮雲，老是在畢摩先生和小孤兒頭頂上的天空，飄來飄去。於是畢摩先生就知道了：頭髮的所在，會不遠了。

當小孤兒順着浮雲的嚮導，碰到了一叢尖刀草時，畢摩先生就說道：

「那就是你的老母親的頭髮呀！」

畢摩先生說的話，是個個人都相信的。他從來不會說謊話，這是小孤兒知道的。於是小孤兒一面哭，一面取來了一些尖刀草。

尖刀草被紮成了一個草把人，叫做「亡人」。小孤兒用酒食奠祭亡人。畢摩先生更對着亡人祈禱。全村子的人都來追悼。隨後，所有納素波的人都來追悼。最後，連納素波的敵人，也來追悼。

老婦人的喪事完了以後，小兵丁獲得了國家的一個大勳章。於是小兵丁有了光榮，老婦人也有了光榮。

於是，老母親的聲音，在此成了山谷中的回聲，這是神靈之聲。

於是，老母親的頭髮，從此成了山頭上的草，那是尖刀草。那是青青的，永遠是青青的。

小孤兒在家無事，便常常跑去山中，聽聽大壑裡的山谷音。又常常跑到山上，看看山頭上的尖刀草。於是他便一天更一天長大起來了。在更長大的時候，他就更知道：

「一個人在世界上，是應當保衞國家的！」

附：納素波神話的詩

古有母子兩人，生活已够苦惱。
還是只够生活，還是只够一飽。
環境如此艱難，父親死得又早。
總想避避兵役，可是不能辦到。
『似此綢緞禮物，等於一葉一草。
只好又送金銀，金銀又被丟掉。
金銀如同泥沙，金銀有何奇巧？』
總之爲了國家，免役不能辦到。
可是寡婦悲傷，寡婦哭個不了。
『國家要你當兵，自然推辭不了。
整日忙來忙去，整日砍柴賣草。
偏逢國家多事，孩兒年紀又小。
母親還望孤兒，能够給他靠老。
便用綢緞送禮，却被官家拒道：
拿來抵當兵役，那裏能够辦到』？
還被責罵一場，說是『金銀誰要？
後來又送好馬，好馬也是不要。
孤兒也須出征，好把敵人打倒。
只得囑付孤兒，四次三番說道：
忠孝不能兩全，我兒還是去好。

我兒休想在家，
就此約定歸期，
我兒一定要回，
日子過得眞慢，
看看約定歸期，
夥伴都已歸來，「碑漠大租」未到。
愁煞老婦人家，
我兒究在何方，
並且長了薜苔，
『路上血已淋漓，
總是問來問去，
便向隣居親友，
大家都已回來，
我兒從此去了。
歸期千萬記好：
我兒不可忘掉。』
日子過得苦惱。
終于慢慢來到。
逢人都要問道：
你們可曾知曉？』
你兒何曾見到！』
路上長了青草。
總是無由分曉。
一聲一聲說道：
獨子音容渺渺。

娘今只有希望，
三年三月三日，
漸漸話已說完，
天天都是流淚，
三年三月三日，
不僅未見回家，
『你們都已回家，
可是他們都說：『路上菌子長了。
老婦又問他人，
我們不見你兒，
老婦心裏明白，
『我兒已是獨子，
他既不在人世，
希望兒歸要早。
這個時期一到；
看看兒已去了。
天天過得不好。
這日何曾會早。
音訊都已渺渺。
爲何我兒未到？
他人仍然說道：
你兒沒有見到。』
老婦只有哀號。
獨子當兵去了。
人世我也辭掉；

且去深山大谷，
不料老婦去後，
走到村子面前，
別家鷄也會啼，
孤兒未入家門，
樑柱長着菌子，
慈母走去何方？
問問伯父伯母，
又去問問他人，
可憐孤兒就走，
岩下跑到岩上，
有時又是山禽，
流水潺潺不停，
就此別了別了。
孤兒忽又來到。
細看村容村貌。
別家犬也在叫。
心頭已覺不妙。
祖靈蛛絲籠罩。
更是不易知道。
伯父伯母答道：
都不忍心直告。
走到山中亂叫。
遠遠還聞虎嘯。
山禽耳邊啼了。
溪邊又是啼鳥。

做個岩靈岩神，
孤兒渴思渴想，
只見別人屋頂，
如何自家鷄犬，
孤兒走到家門，
四壁四下凄凉，
呆呆想來想去，
『也許是去砍柴，
只有叔父叔母，
滿谷都是回聲，
於是一陣狂風，
高山流水浮雲，
啼來可太悲傷，
就只喝水吃草。』
想着母親可好？
都是炊烟繚繞。
竟同烟散雲消？
什麼都已變了。
猪欄亦被推倒。
只好自己哭了。
也許是去賣草。』
說是『山中去了。』
任是谷中奔跑。
樹木也將吹倒。
浮雲山頭繚繞。
兒心有如刑絞。

高山更是凄涼，那兒茫茫渺渺。
木葉隨風吹下，木葉眞是蕭蕭。
滿谷盡是悲風，悲風陣陣呼號。
這兒谷中有谷，這兒岩石奇巧。
虎嘯已是平常，黃鶯可太渺小。
這兒一任孤兒，走入自然懷抱。
可是回聲處處，回聲使他懊惱。
只好坐在岩頭，哭哭哭得暈倒。
『兒啊兒啊兒啊，再生我不能了。
傷心也是枉然，我今只吃水草。
只有頭髮依然，你可把它找到。
山頭也有老樹，老樹臨風欲倒。
吹入萬丈深淵，層層吹了多少？
雖然也有回聲，回聲教人煩擾。
這兒山上有山，古林還兼茅草。
這兒任人哭泣，自也任人哀叫。
山頭既是無窮，不應渡過飛鳥。
這兒沒有慈祥，這兒已忘狂暴。
但他却要母親，他已到處尋找。
深山總是深山，誰也找人不到。
這時他的母親，才從夢裏言道：
再見也不能够，你亦無須尋找。
我已變作神靈，身體都已變了。
再請「畢麼」前來。將髮紮成人貌。

宰殺牲畜作祭，好讓親友追悼。
然後送入墓塋，就可不想我了。』
便把夢中言語，心頭記得牢牢。
再度穿過古林，自更木葉蕭蕭。
谷底自是深深，山頭更是高高。
這山走到那山，那山惟見飛鳥。
孤兒看看浮雲，尋找又復尋找。
便用酒食奠祭，再由先生祈禱。
那老婦喪事完，這孤兒悲思少。
剩下了頭髮青，都只是尖刀草。
念人生在世間，理當把國家保！
並對紮成「亡人」，時時念經祈禱。
一陣清風過去，孤兒駭得一跳。
就請畢麼先生，同去山中尋找。
其次又到溪邊，幾曾有人來到？
淚痕自是點點，足印却是寥寥。
更見浮雲一朵，隱隱作了嚮導。
果然尋到一處，碰到那「尖刀草」。
紮成那「草把人」，就一路回家了。
聽而今山谷音，會猶是神靈叫。
到忠孝難全時，就如此下場了。

(Ⅱ) 籮籮神話

(一) 籮　籮

在臺灣高山地區居住的高山族，卽是我們的山地同胞，亦稱山胞。當大家去到山地時，就可以看見山胞們，特別是女山胞們，常常在高山峻嶺之中，或在懸崖絕壁之上，背上放着一個籮籮，還用一條帶子，兩頭縛着那籮籮，而讓自己的額頭，頂着那帶子的中間，走來走去，又爬上爬下。他們或她們在懸崖絕壁之上，走來走去，眞走得快。他們或她們在高山峻嶺之間，爬上爬下，眞爬得高。

同樣，我們大陸上西南方，有一個省區，名叫雲南省。在那雲南省境的山區裏，也有一批居住於高山之上的同胞們。他們或她們雖然不像臺灣以前的山胞一樣，臉上畫着藍色的花紋，但背上放着的一個籮籮，却是一模一樣的。那籮籮的形式，都是扁的，不是圓的。籮籮的上方是一長方形的口。籮籮的下方，是四條短短的脚

，籮籮的口總是張開的。籮籮的脚，則可以讓籮籮從背上取下來，就站立在地面上。通常在一個籮籮裏面，實實在在是可以放進不少的東西的。至於那籮籮是用竹子編成的事，在臺灣山地裏和在雲南山區裏，也都是相同的。只不過在雲南山區裏居住着的同胞，却因背上背着那一個籮籮，而被人稱爲籮籮族，並且還傳出了一個籮籮神話。

雲南的籮籮族，卽所謂雲南擺夷，有時又被寫成玀玀，或書作倮倮，這都是錯誤的。籮籮族和我們漢族都是中華民族，也可以說都是宗族，我們應該像稱臺灣高山族的同胞爲山地同胞或山胞一樣，去叫他們或她們爲邊地同胞或邊胞才好。說爲擺夷是不合理的，寫成玀玀是不對的。書作倮倮，更是輕佻的。在他們或她們中間只有稱籮籮才是正當的，這是因爲籮籮一詞，在他們或她們中間，是一種尊敬語，而其所傳的籮籮神話，也是極有意義的。對他們和她們說，那籮籮神話是一個極眞實的故事，並且是一個極好的教訓。同時在那裏面，更儘含有着他們和她們的崇高理想和偉大懷抱。

（二）老人

籮籮神話，又被人稱爲洪水的故事，那是敍述很早很早以前，在一次洪水的時期中所發生的故事。像這樣的洪水故事差不多在世界各處都有，只不過故事的內容各有不同。我們在我國歷史上會讀到大禹王治水的事，那也是有關洪水的故事。只不過那故事是說明着我們大禹王，化了九年的時間，終於把一個亘古未有的洪水治平了。在這裏，我們看出了我們祖先的偉大，也看出了我中國民族的偉大。

在籮籮神話裏的洪水，究竟是如何興起，我們不知道。又在籮籮神話裏的洪水，究竟是如何治平，我們也不知道。但在籮籮神話裏的洪水裏，却確確實實有着這樣的事情：

在那很早很早以前，在我們雲南省的一個什麼地方，有一位農夫。這農夫自從結了婚以後陸陸繼繼地生下了三個兒子，長得都很不錯。老大的性情好。老二很能幹。老三，就是那最小的兒子，聰明異常。當這三個兒子都長大了的時候，那位農

夫就成了老農。他是老了，隨後他就死了。這三個兒子的生活，以前是依靠着他們的老父親，就是那位老農夫。可是老農夫死了，他們就無依無靠了。

老農夫遺下三個兒子無依無靠，終於那三個兒子只好就依靠着他們自己。在茫茫的大地上，那三個兒子，雖然還是小小的年紀，但因爲天天親近着大地，就終於獲得了力量。又因爲天天開墾着土地，更終於獲得了生活。他們靠自己生活，他們靠力量生活，他們靠土地生活。他們是生活在自己的力量中，他們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們是那農夫之子，他們也是那大地之子。他們在大地之上，流出了汗，所以他們很是自由。他們在大地上，拿出了力，所以他們很自在，他們在開墾着土地時，汗流如水。他們在親近着大地時，力大如牛。他們在那時候只因爲是大地之子，所以在另一方面又成了天之驕子。那老農夫的心，總是放在那三個兒子的身上。那三個兒子的心，總是放在那一片土地上。放在兒子身上的心，自古以來，都是屬於眞正的人心。放在大地之上的心，自古以來，都會有如瞭亮的天星，亦卽天心。因此之故，在那時候，實實在在是人心通於天心。天星照耀在大地之上，天心亦復反映在人心之中。也因此之故，在那時候，世界也確確實實是一個清平的世界。大地是平平的，人心是平平的。世界自然也是清平的。

只不過奇怪的事又終於出現在平平的大地上，因此接着就振憾着那平平的人心，更衝破了那清平的世界。

當有一天那三個兒子開墾着土地，墾得汗流如水，直到黃昏歸去休息之後，第二天一早，再跑到那一墾區時，不料那一墾區竟完完全全成了一個原來未墾的樣子。昨天他們三人分明把那一片生荒墾成了熟地，可是只經過了一個夜晚，到今天，那一片熟地，却又變成了生荒。這還不是一樁十分古怪的事體嗎？但是當他們三個人無法可想時，他們三個人還是只好又去墾着一遍。墾着墾着，繼續地墾着，但到第二天一早去看時，那墾着墾着的地方，依然是未曾墾着墾着的原來模樣。他們兄弟三人看見這樣的情形，終於只好是呆呆望着。在無可如何中，他們兄弟三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是誰在作怪？」三兄弟一齊問。

「是誰在搗鬼？」三兄弟又一齊問。他們兄弟三人想：「那作怪的，那裏會是人？」他們兄弟三人又想：「那搗鬼的，又那裏會是鬼？」究竟是人是鬼？他們想個不已。他們更想弄個明白。

於是他們兄弟三人便不再做那沒有絲毫結果而橫被摧毀的開墾工作，他們轉去日夜偷偷地探望着那一塊出了怪事的墾區。看看那裏的究竟，看看那裏的底細。看看那裏的怪事，究竟是什麼怪事？那知不看則已，一看方知是一位老人，用手杖翻轉了他們的墾地。就是用手杖那樣一翻，便把墾熟了的土地，一下子變成了生荒，變成了原來的樣子。那老人白髮蒼蒼，那老人的手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當晨風吹散着那老人的白髮時，那老人的白髮，竟像一團白霧，而手杖則在白霧之中揮動着。

（三）木桶

那白髮蒼蒼的老人，像開玩笑似的把熟地變成生荒，讓那兄弟三人白白地流汗，白白地用力，前功盡棄，什麼也沒有墾成。當那兄弟三人偷偷地看清了這種眞相，明白了這種原因以後，自然是不免生了氣。特別是那一位最小的弟弟，簡直是氣極了。他那一氣，眞是氣得非同小可，他說他要一下子把那位老人打死。那兄弟三人中的老二，也是忍耐不了，他雖然沒有像他的小弟弟一樣，要打死那位老人，但是口中却不斷地罵着那位老人家。好得那大哥爲人忠厚。這大哥是老大。老大看見老二和小弟弟都那樣生了氣，而且要打人罵人，覺得不對，於是就馬上勸阻道：

「不可胡鬧」。

老二和小弟弟聽了以後，就一齊反問着老大說：

「爲什麼？」

老大於是更心平氣和地對着那兩個弟弟解說道：

「我們應該問個仔細才好呀！」

接着老大便帶了那兩個弟弟，走到那位白髮老人的前面。起先是向那老人深深行了一個禮，其次便是詢問着那位老人家：是何理由？

那白髮蒼蒼的老人家於是對那兄弟三人解說道：

「洪水馬上就要來了，一切都將要完結了，你們也馬上就有了大禍了，你們也眞是該死了，你們還要墾什麼荒呢？你們還要生什麼氣呢？而且你這老二還要罵人嗎？你這老三，還想打人嗎？」

老二聽了，連聲道：

「不敢，不敢。」

老三聽了，也連聲道：

「不敢，不敢。」

老大知道不妙，老二老三更是害怕起來。他們兄弟三人自然都是膽震心驚。於是老大帶頭，就先在那白髮老人面前跪下來了。隨後老二老三也就立卽跟着跪下來了。他們兄弟三人一齊向那老人哀求着，並且說道：

「請救救我們吧！」

那老人起初不爲所動，但當那兄弟三人不斷地哀求呼救以後，老人也就大發着慈悲了。要知那白髮蒼蒼的老人家，本來就是慈悲的，他慈悲地告訴那兄弟三人說道：

「好罷！你們三個人趕快回家去，各人各自預備自己的木桶罷。」

那兄弟三人一聽到要每人預備一個木桶，很有點莫明其妙。他們一齊想道：

「木桶可以救命嗎？」

老人知道他們在懷疑着，就大聲斥道：

「還不快回去預備木桶？等鷄鳴的時候，你們必須藏在那木桶裏，才能够活命呀！」

（四）洪水

滔天的洪水，果然在鷄鳴的時候，來到三兄弟那裏。這時候那兄弟三人，已經完完全全遵照了那白髮老人對他們說的話，他們每個人都預備了一個木桶，並且每

個人都躲在每個人的木桶裏。

當洪水一下子到來的時候，洪水眞是滔滔。什麼地方都是水，都是洪水。什麼東西都看不見，都聽不清。除了一個天，看到的只是一片水。除了一陣風，聽到的只是一股水。天色和水色對照着。風聲和水風混合着。當四下悲風怒號時，那眞是悲天慘地。大家都像在做着夢，天也像做着夢，地也像做着夢。萬事萬物如夢，一切如夢。三個木桶在洪水裏颺來颺去，搖來搖去，更是如在夢裏颺搖着。這時候夢在洪水裏，洪水也像在夢裏。

洪水一陣陣地來，木桶一陣陣地颺。洪水一陣陣地漲，木桶一陣陣地搖。終於洪水是太大了，洪水是太洶湧了，那三個木桶東西南北地颺，颺，颺。那三個木桶前後左右地搖，搖，搖。猛可裏，竟有兩個木桶搖破了。

那搖破了的兩個木桶中，一個是屬於老二的，當老二的木桶破了以後，老二也就完了。從此老二更不會罵人了。

那搖破了的兩個木桶中，另一個是屬於老三的。老三的木桶破了以後，老三自然也完了。從此老三自然也更不想打人了。

剩下一個未被洪水搖破的木桶，是老大的木桶。老大的木桶儘是在洪水裏颺，老大的木桶儘是在洪水裏搖。老二老三的生命，隨搖破了的木桶而完結，老大的生命却因未被搖破的木桶而長保。究竟老大的木桶因爲什麼原故而未被搖破？這到以後才讓人知道了。

當那兩個木桶搖破了的時候，天地之間，在那時候就只有一個木桶，和一個木桶裏的人。

當天地間只有一個木桶和一個木桶裏的人的時候，你就會在天地之間不再能見到所謂夫婦了。從而也就不再能見到所謂爹娘，所謂兄弟，所謂朋友了。這使那時候的天地，是一個奇異的天地，是一個洪荒的天地。要知一個沒有夫婦，沒有爹娘，沒有兄弟，沒有朋友的天地，如何能够不會是一個奇異的洪荒的天地呢？

在一個洪荒的天地裏，當然也不會有所謂城市，有所謂鄉村，和有所謂寺廟了。在那裏，你看不到一頭牛，一頭羊。在那裏，你看不到一隻鷄，一隻鴨。所有的

猪，你看不到。所有的犬，你也見不到。由此沒有了鷄鳴，沒有了狗叫，也就沒有了花貓。要知道一個洪荒的天地，就會是一個洪荒的人間。人間在那時候是淒凉的。

而且在一個洪荒的奇異的天地裏，就是狐狸也是看不到的，就是豺狼也是看不到的，而且連虎豹都會無踪無影。要知道一個洪荒的天地就會是一個洪荒的世界，世界在那時候是莽蕩的。

也許會有人以爲那時候的洪荒世界，亦卽莽蕩的世界，沒有豺狼，又沒有虎豹，而且沒有狡獪的狐狸，倒說不定是一個也好的世界。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要知那時候是有了一個亘古所未有的洪水。在洪水裏固然淹沒了所有的豺狼虎豹，以及所有的狡獪的狐狸，但也淹沒了所有的野草，所有的青蔬，所有的稻粱，和所有的黍粟。說到人們的庭園，那是片瓦無存了。說到人們的瓜果，那是不知去向了。說到花開滿樹的桃李，那更是洪水無情。說到拍拍滿懷的春風，那更是舉世不識。試想：這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

在洪水到來之前，會儘有人懷着不少的珠寶，會儘有人藏着無數的金錢。但在洪水到來之後，這些珠寶和這些金錢，那裏會有一絲一毫的用途？

洪水到來了，平地成了大海。這讓所有的東西，都只能藏在海底，就是頑石也只好悄悄地沉入大海之中。薔薇花和山茶，在洪水裏，還能够不是零零落落嗎？百靈鳥與黃鶯，在洪水裏，還能够不是無影無踪嗎？以前列植着青松的古道，洪水來了，自然是一齊淹沒。以前雜種着綠柏的紅梅，洪水來了，自然是萬般難瞧。一切是被洪水淹沒，淹沒，淹沒。整個是那洪水滔滔，滔滔，滔滔。

試想：在那滔滔的洪水，洪水，洪水裏，還能够再找到你們的列祖列宗的廬墓嗎？試想：在那滔滔的洪水，洪水，洪水裏，還能够再找到以前的萬水千山的踪跡嗎？

廬墓已是不僅成墟了。衆山已是只好成礁了。這時候的日月星辰，是洪水到來時的日月星辰，這不會是洪水到來前的日月星辰，這也不會是洪水消退後的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是變了。天是荒了，地是老了。在一個洪水的時候，就是一個天荒地老的時候。這是十分難過的。這是萬分難熬的！

在那樣的時候，在那樣的洪水時候，會像有舟子在風聲水聲中頻頻呼喚着。只不過那聲音一會兒就消失了，一會兒就沒有了。什麼都已沉沒，誰也捲入洪濤。剩下來的一二位舟子，在洪水裏，只是呼喚着呼喚着，那還會有什麼用呢？他們會藏身魚腹，是必然的。他們會身死龍蛟，也是必然的。

在那樣的時候，在那樣的洪水時候，你也許還會想起那洪水到來以前的阡陌縱橫。但當你一明白了阡陌縱橫，實在受不了洪水滔滔時，你就會感覺到那洪水到來之後的阡陌，就連設想都不堪設想了。

（五）神山

洪水來了。洪水會淹沒一切，自然也會淹沒一個王朝。

在洪水未來之前的一個王朝，被洪水淹沒了。可是在洪水裏，也會有人想再建立起一個洪水的王朝麼？如果眞有此事，那眞是不能想像的！洪水的王朝眞個是不能想像的。試想：在洪水裏，會有王朝嗎？試想：洪水的王朝，會能够存在嗎？會能够長久存在嗎？

在洪水裏，人在那裏呢？人民在那裏呢？民膏民脂更在那裏呢？在洪水裏，已不再能有民膏。在洪水裏，已不再能有民脂。那洪水的王朝，還能够憑藉着什麼本領，去建立在民膏民脂之上呢？在洪水裏，會只有魔鬼存在，會只有水鬼存在。因之所謂洪水的王朝，會只是魔鬼的王朝，會只是水鬼的王朝。可憐人民已成了魚鼈，在那時候，大家的心目中，還會再有什麼王朝呢？

在洪水的時候，奸吝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奸吝，那還再用得着一般所謂的奸吝嗎？

在洪水的時候，驕矜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驕矜。那還用得着一般所說的驕矜嗎？

在洪水的時候，奢淫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奢淫。那還用得着一般所指的奢淫嗎？

在洪水的時候，諷嘲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諷嘲。那還用得着一般

所用的諷嘲嗎？

在洪水的時候，大家已不必哭泣，這是因爲那已眞正用不着哭泣了。洪水滔滔的聲音，實在已經蓋住了哭泣之聲。所有的哭泣，在洪水中是多餘的。

在洪水的時候，大家也不必狂笑。這是因爲那已眞正用不着狂笑了。洪水滔滔的聲音，實在已經只成了魔鬼的狂笑。所有其他的狂笑，在洪水中，更是多餘的。

在洪水中，究有誰是賢是聖？誠然，在洪水中，絕不容有賢有聖。但在洪水中，果眞無賢無聖了嗎？

在洪水中，究有誰是英是豪？誠然，在洪水中，絕不容有英雄，又有豪傑。但在洪水中，果眞無英雄，又無豪傑了嗎？

眼看着那一滔天的洪水，蕩平了一切，因而也蕩平了賢慧，蕩平了聖哲，蕩平了英雄，又蕩平了豪傑。在那時候，會一時沒有了賢聖，會一時沒有了英豪！

只不過魔鬼，就眞的能够獨自長久存在於洪水之中麼？在魔鬼獨覇的一段洪水時期，魔鬼也會讓一些戰爭停息下來，而且還會讓一些偸盜消聲匿迹。於是，一股滔滔的洪水，竟也像是一下子靜了下來。

只不過當一股滔天的洪水靜了下來時，魔鬼與魔鬼之間，或是水鬼與水鬼之間，不是重新掀起了亘大無比的爭戰，就是重新鼓舞着花樣百出的偸盜。由此魔鬼終於滅亡，終於沒有。水鬼也終於滅亡，終於沒有。說到魔鬼的舞跳，水鬼的狂歡，便亦隨其本身的滅亡而停息，隨其本身的消失而不復存在了。

在洪水將立卽消退的期間，魔鬼沒有了，舞跳也沒有了。一些如花之容，如玉之貌也沒有了。

本來一些花容玉貌，在滔天的洪水一到來的時候，便一齊橫被衝破。只不過魔鬼們在洪水中的一段獨覇期間，却又招來了一批新的花容，供其舞跳。只不過水鬼們在洪水裏的一段橫行期內，却又誘致了一批新的玉貌，供其狂歡。似此如花之容，如玉之貌，原不過是一種冶容，一種妖艷。當那一滔天的洪水行將立卽消退了的時候，因失去了洪水的憑依，除掉了洪水的裝點，所以也就消亡了。

全不管洪水的到來或是行將消退，有一座神山，而且只有一座神山，迄立在那

老鷹與木桶

一滔天的洪水裏，看去總是高高。

三個木桶，藏着三個兄弟，在那一滔天的洪水裏颺來颺去，搖來搖去，結果是：早已有二個木桶被那滔天的洪水衝破了。這原不足爲奇。只不過剩下一個木桶，那是藏着大哥的木桶，却不斷地颺來颺去，又不斷地搖去搖來，終於被掛在那一神山的山腰。這眞是萬分奇巧。

大哥藏在那牢牢掛於神山山腰的一個木桶裏，曾幾何時，那看去總是高高的神山，竟像因爲他的忠厚，而讓他脫逃了一個大災大難。同樣，那滔天的洪水，也像因爲他的忠厚，而離他遠去，並且立卽自行消退了。

（六）老鷹

滔天的洪水，雖然消退了。只是一個木桶掛在那看去總是高高的神山山腰，究竟要如何才能着地，這是一個最不易解決的問題。而當此一問題，無法解決時，那十分忠厚的大哥，也仍然是萬分難保他的安全。

大哥藏在那被掛在神山山腰的木桶裏，生和死自然都是管不了。他在那時候，他在那木桶裏，不僅管不了生，他也管不了死。他一切聽上天的安排，他一切由命運作主。他縮着兩足，他合着兩手，他閉着兩眼。他的兩耳像一無所聞，他的孔鼻已只有一絲絲的氣息。起初他還默想着和他一同飄搖於滔天洪水之上的另外兩個木桶，並且還牢牢念着他的亡父亡母。但隨後，他除了牢牢的一念外，他竟像失了知覺。他再也不敢幻想着他一己的是否得救。他再也不敢默想着他兩位弟弟的是否生存。這時候，他是單純極了。當他把一己的生命置諸度外時，他也連帶把那滔天的洪水，置諸度外。他簡單化到了極點，他僅僅是留下一念，那永遠無由隔斷的一念。

只不過，他憑了那永遠無由隔斷的一念，他終於恍恍惚惚地又像看見了那一白髮蒼蒼的老人。

老人的白髮蒼蒼，當風吹着白髮時，又像掀起了一團白的雲霧。

老人的奇異手杖，在雲霧中指點着，竟把一老鷹，從那一看去總是高高的神山之側，指引過來。

老鷹從那神山之側，像一陣黑雲似的飛起。起初是飛得很高很高，當他將要飛到一個高度，而幾乎齊於那一神山之頂之時，那神山却又不知不覺地升了起來。這使那老鷹終於落下，而聽任老人的指點。

老人指點着老鷹。老鷹便也只好去啄着那一被掛在那神山山腰的木桶。那老鷹是洪荒時代唯一的老鷹。那木桶也是這洪荒世界的唯一木桶。唯一的老鷹，啄着唯一的木桶，一下子便離開了唯一的神山山腰。

我們現在說那掛着唯一的木桶的地方是一個山腰。其實，這一個山腰，離開地面，還是高得很。姑且就說是萬丈之高吧，但這萬丈之下，還有一個萬丈的深壕。

我們現在說那掛着唯一的木桶的地方，是一個山腰。其實，這一個山腰，一方面是一個絕壁，另一方面是一個懸崖，那是唯一的懸崖絕壁。

木桶掛在那神山山腰，是掛在懸崖絕壁之上。

木桶掛在那神山山腰，是掛得異常異常的高高。

老鷹在那異常異常高高的懸崖之上，銜起了那洪荒時代唯一木桶。

老鷹在那異常異常高高的絕壁之上，救起了那洪荒世界的僅存的大哥。大哥藏於木桶似睡非睡，似夢非夢，似生非生，似死非死。老鷹銜着木桶，飛來飛去，飛去飛來，飛上飛下，飛下飛上。這時候，大哥看來似乎很是自在。這時候，老鷹看去似乎很是逍遙。就這樣，大哥隨着木桶，又隨着老鷹，逍遙自在地飛度了萬里荒郊。

（七）苦竹

誰也料想不到，正當老鷹嘴上的木桶和木桶裏面的大哥，像是逍遙自在，飛渡了萬里荒郊的時候，那老鷹嘴上的木桶，竟忽然從半空中落了下來。於是落下，落下，落下，不斷地落下，終於落到了一個所在。老鷹嘴上失落了木桶，老鷹更像一縷烟似的飛到了另一個所在。老鷹所飛到的所在，是一個我們不知道的所在。而木桶所落到的一個所在，則眞是我們怎麼樣想，也想不到的一個所在。那眞個是十分湊巧，萬分稀奇的一個所在。在這裏，大家也不妨先去猜一猜：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所在？

在木桶落下的地方，正是一叢竹子生長的所在。那一叢竹子，是一叢苦竹。那一叢苦竹被風吹得斜斜的，木桶從半空中落在那被風吹得斜斜的苦竹林中，正像一些東西被拋落在一層層的厚厚的棉被上。因此，那一洪荒時代中唯一的木桶，竟依然完好如故，而那一洪荒世界裏僅存的大哥，也依舊平安無恙。

大哥眞是好人，而那樣跌落到一叢苦竹林中的結局，也眞是一個好人，終於獲得了一個好報。

只不過滔天的洪水是消退了，而洪水消退了以後的世界，除了大哥，一切都是去了，一切都是完了。

整個世界，只剩下大哥一人。

請看！除了大哥以外，整個世界就不能再有一人。

大哥是那個洪水消退之後所僅僅留存的一人。大哥一人，從那世界唯一的木桶

裏慢慢地爬了出來。大哥是從洪水前的一個世界，一下子到達了洪水後的一個世界。當他從一個世界到又一個世界裏的時候，他更是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似生非生，似死非死。他因爲在那個世界裏只剩下他一個人，所以他就痛切地感覺到：要是他能够在那滔天洪水到來的時候，就死去了，那會是多麼好啊？

爲什麼一個人在大難之後，單獨地獲得了平安，又忽然想要單獨地死去呢？這是因爲一個世界或許可以單獨存在，但一個人則斷斷不可以單獨地存在。

現在大哥是單獨地存在，所以大哥便十分的寂寥。

現在大哥是十分的寂寥，所以大哥便萬分的悲苦。

現在大哥是萬分的悲苦，所以大哥便絕對的空虛。

空虛又復伴着寂寞，寂寞更轉成悲苦。於是空虛復空虛，寂寞復寂寞，悲苦復悲苦。這教大哥，眞正是無可奈何，而且也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一個滔天的洪水消退了以後的世界，會眞正是一個美麗的世界。但這一個世界雖然美麗，究竟不是從前的世界。從前的一個世界的面貌，經過了一個滔天的洪水，自然會是踪影毫無。而由此再來的一個世界，其面貌任是怎樣美麗，也不會是從前的面貌。既然不會是從前的面貌，便自然會是一個陌生的面貌。一個陌生的面貌，終於是使人悲苦的面貌。當一個人對着一個使人悲苦的面貌時，他自然又會是寂寞更加寂寞了。

一個滔天的洪水到來，終會消退。

一個滔天的洪水到來，終有了時。

只是在一個滔天的洪水消退了以後，剩下的會是一大空虛。這空虛，誰能打破呢？

只是在一個滔天的洪水了結了以後，剩下的會是一大寂寞。這寂寞會有了期嗎？洪水終有了時，寂寞可是不了。眼看着身前，又眼看着身後。身前是巨大無比的空虛，身後是絕對可怕的寂寞。

而且在那洪水消退了的時候，那一巨大無比的空虛，還會是朝朝暮暮的空虛，亦卽與時俱增的空虛。

而且在那洪水消退了的時候，那一絕對可怕的寂寞，還會是暮暮朝朝的寂寞，亦卽與時俱增的寂寞。

這眞是眼看身前身後，可憐暮暮朝朝。空虛，寂寞，悲苦，無聊，這使我們的大哥哀以思，這使我們的大哥恨欲死。

我們的大哥眞是悲哀，我們的大哥眞是怨恨。他悲哀着一個荒涼的世界。他怨恨着一個堅牢的木桶。他慨然說道：

「這世界竟會是如此荒涼啊！」

他又忿然說道：

「要不是由於那木桶堅牢，我就早已和我兩個弟弟一樣，葬身魚腹了。那裏還會延到今日，活活的受苦呢？』

（八）金星

終於白髮蒼蒼的老人又來了，他來的時候，風又吹動着他的蒼蒼白髮，吹動得像一團白的雲霧。

終於神明的老人又來了。他來的時候，頂上一團白的雲霧，實實在在是一個神明。並不是老人。

大哥的心事，在那時候，沒有一個人知道，可是白髮老人知道。

大哥的心事，在那時候，更沒有對一個人說着。可是神明的老人聽得出。

這老人實實在在不是普通的老人，這老人實實在在是一個神明。在那時候，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哥。在那時候整個宇宙，只有一個神明。而照我們西南邊區裏的雲南籮籮邊胞說，那時候，除了大哥，整個世界沒有第二個人。又照我們西南邊區裏的雲南籮籮邊胞說，那時候，除了太白金星君，整個宇宙沒有第二個神。因此那白髮蒼蒼的老人，起先是被斷定爲神明的老人，接着更被斷定爲太白金星君。在這裏，你老是要去問着那老人是誰，你就不妨直說太白金星，實實在在是那位老人，那不會是別個。

太白金星一下子又跑來大哥身前。大哥見到他，那時已是第三次了。這使大哥

像見到了熟人，又像見到了親人。於是太白金星更向我們的大哥懇切的說道：

「你的種種心事，你就是完完全全不說，我也完完全全明瞭。」

大哥一聽到太白金星君這樣說，馬上就像是有點不安起來，但是太白金星自然不管，他只繼續說道：

「你要抬起頭來。」

於是大哥馬上抬起頭來，太白金星君更接着問道：

「你抬頭看見什麼？」

大哥一時竟不能回答，於是太白金星君又說道：

「你抬頭看見的自然是天，可是你究竟看見有多少星星在天上呢？」。

大哥還是不說話，這使太白金星君又繼續說下去，太白金星君說：

「那是北斗星，北斗星一共有七個，那七個北斗星實在都是仙女，而且都是年青貌美的仙女。她們個個有如花之容，她們個個有如月之貌。但她們一定要等七月七日，才會下來。當她們下到地上時，你是儘可以和她們玩的。」

大哥聽了不覺害羞，隨後又不覺長嘆了一聲，太白金星君更繼續說：

「你不必嘆氣，你不必爲貧而無有而嘆，你也不必爲老而將衰而嗟。其實你現在有了一個世界，你並不貧。你現在有了一個童心，你並不老。當你和那些仙女遊玩久了時，你們就會彼此愛好起來的。那時候，她們夜夜登天，那時候，你更會天天懊惱。」

大哥聽到這裡就不想再聽下去了，大哥的心是有了無數的創傷，又那裡能够再去加上一些創傷呢？舊創加上新傷，大哥的心簡直就要破碎，所以大哥便不想聽下去。只是太白金星君却不管他願聽不願聽，一直說下去：

「等到你們遊玩到最後一次時，大家因爲玩得太痛快了，所以便不覺天將破曉。那時候，七星當中有一個星，亦卽七位仙女中有一位仙女會昇天昇得稍微遲一點，你就可乘機去抱她。就這樣你們便成了夫婦。就這樣，你們便可以百年偕老了。

（九）七七

太白金星君的話，說完了。也就是那白髮蒼蒼的老人，把話說完了。又是一陣風吹來，先是把那蒼蒼的白髮，吹成一團白的雲霧。接着還是一陣風吹了過來，更把那一團白的雲霧吹起。這使那老人，亦卽那太白金星君，也跟着那一團白的雲霧昇起來。一直昇到遙遠的半空中，最後仍舊是一陣風吹到天上。這使那一團白的雲霧終於被吹散了。於時那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又無影無踪，不能看見了。

大哥聽完了那一批話，又看到這一番情景，眞是將信將疑，又驚又喜，終於是喜了又喜，不免笑了起來，跳了起來，而且馬上就像更年青了。他的臉上，頓時容光煥發。他眞個是喜氣洋洋了。

大哥在那一洪水消退了以後的洪荒世界裡，喜氣洋洋。這使那一愁慘的洪荒世界，也頓時顯得喜氣洋洋。本來在那一愁慘的荒世界裡，是沒有鳥的！可是這時候却忽然飛來了美麗的鳥。本來在那一愁慘的洪荒世界裡，是沒有花的；可是這時候却忽然開了美麗的花。而且天上的雲，也開始染上了一些紅霞。而且地上的黃沙，也開始流出了一些綠水。這使美麗的鳥，更在那紅霞中，穿進穿出。這使美麗的花，更在那綠水旁，惹蝶招蜂。於是蜂也喜氣洋洋，蝶也喜氣洋洋，這無怪乎我們的大哥，也當然是喜氣洋洋。

有一個問題，竟讓我們的大哥，在喜氣洋洋中，也不免還是懊惱。

在漫長的洪水期中，大哥藏在木桶裡，颺來颺去，搖去搖來，忽沈忽浮，忽上忽下。這使他似夢非夢，似醒非醒，似生非生，似死非死。這使他那裡還能够記得那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呢？

在洪水消退了的期間，大哥只是單獨的存在，他是陷入了一個絕對的寂寞裡，他是生活在一個無限的空虛裡。他悲苦到了萬分，他無聊到了極點。他記不起一切，他渾忘了一切。他連他的過去，都像記不起，他如何還能再記得起時日呢？他連他的生命，都像渾忘了，他如何還能不會渾忘了歲月呢？

問題就在這裡。使大哥在喜氣洋洋中懊惱的問題，就在這裡：

七月七日之夜

太白金星君分明說着七位仙女，要到七月七日，才從天上下來。但大哥在這時候又分明是渾忘了歲月，記不起時日。就大哥而言，假如不是那白髮蒼蒼的老人，亦卽那經過無窮歲月的老人，對他說出「七月七月」，他在那樣的寂寞空虛悲苦無聊中，又那裡還會用得着時日，又那裡還會再用得着年月呢？就是他在洪水期間以及在洪水消退了的時期中，還能够記得起時日，還能够不會渾忘了歲月，但他在那樣的情境中，他也須得拋却時日，遺棄歲月。而到重新用得着時日與歲月時，他自然不知從那裡去開始計算了。

大哥爲此很是懊惱了一會。隨後他終於在喜氣洋洋中，獲得了智慧，獲得了啓示。他不覺忽然跳起來，又自言自語道：

「就把那經過了無限時日和無窮歲月的白髮老人對我說「七月七日」時，算作是宇宙間的第一年，和第一年的第一月，第一月的第一日吧。

於是大哥便開始應用着時日，引用着年月，並牢牢記住那宇宙的元年元月和元日了。他由此計算着以後的年月，他由此等候着幸運的時日，就是那「七月七日

」。

當七月七日一到時，他果然見了七位仙女下到人間。他完完全全依照太白金星君說的話，去一一做着，他終於獲得了他的妻子。

（十）藥方

大哥和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結了婚。

大哥結了婚以後，寂寞沒有了，空虛也沒有了，他不再悲苦，他不再無聊。他仍然和他的父親一樣，辛勤地工作。而做妻的仙女，也和他的母親一樣，賢勞地當家。他們兩口兒，在那一滔天洪水消退了以後的荒洪世界裡，簡單的生活着。他們兩口兒在那一滔天洪水消退了以後的渾沌乾坤裡，更高明的思想着。他們生活在愛情和工作裡，不斷地把人生創造。他們思想於天地和萬物間，不斷地把乾坤扭轉。他們朝朝如此，暮暮如此。他們又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於是他們重新有了田地，更有了兒子。

大哥自從和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結婚以後，一共生了五個兒子。

那五個兒子，竟都沒有給他們命名，而只是像計算日子一樣地用一二三四五的數目去叫嚷着。但我們因爲要對人們客氣一點，總須得加上一個老字，去「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地叫着。以前我們叫大哥兄弟三人，也是只叫着老大、老二、老三。但那兄弟三人的一代，已是前一代了。

這後一代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個個比前一代的老大、五二、老三要活潑得多，也可愛得多。這理由是很簡單的。這就是因爲他們的父親是大哥，而他們的母親又是七仙女中的一位仙女。這仙女和大哥的結婚，是有如上天和下地的結合一樣，那是再美妙不過的一件最爲美妙的事體。

只不過美中不足的事體，也不是沒有。譬如像那麼樣個個活潑可愛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却個個人都不會說話。老大不會說話、老二接着又不會說話、老三也不會說話、老四一樣不會說話、最後得連老五依然不會說話。到這時候連老五都已長得很大了，但總是不會說話。

大哥看看他五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總是不會說話，七位仙女的一位仙女也看看她五個活潑可愛的孩子總是不會說話。這使他們兩人一起有了新的問題，更一起有了新的苦惱。

當大哥和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正在苦惱的時候，亦卽大哥和他美麗賢慧的妻正在苦惱的時候，多年不見了的白髮蒼蒼的老人，却又重新出現了。

大哥重新見到那白髮蒼蒼的老人，大哥和那太白金星君久別重逢。大哥眞是歡喜。

大哥見了白髮老人就歡喜，大哥想起了白髮老人在洪水中救了他的生命，又在洪荒時期中教他獲得了愛情，就更歡喜。他是對那白髮蒼蒼的老人歡喜得流了眼淚，更感激得流了眼淚。那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見了她的丈夫流了眼淚，於是跟着暗中流了眼淚。

老人看看大哥，又看看大哥的美麗賢慧的妻，更看看大哥和仙女的五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老人也歡喜起來了。

這時候，那七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又正在懷孕，這是懷孕着老六。但這是後話。當老六出世以後，情形又不相同了。

老人問着老大，老大點點頭。老人問着老二，老二又點點頭。老人問着老三，老三也點點頭。老人問着老四，老四還是點點頭。老人問着老五，老五更是只有點點頭。這便使大哥站在旁邊，觸景生情，就不知不覺地號淘大哭起來了。

一陣風又吹來，吹着老人的蒼蒼白髮，吹成一團白的雲霧。漸漸地雲霧上昇，老人頭頂着雲霧。在那一團白的雲霧下，老人手指着大哥，而大哥也只好呆呆仰望着那太白金星君。終於大哥獲得了指點，獲得了啓示，獲得了一個使他們夫婦所生五子頓時開口說話的藥方。

（十一）說話

太白金星君在一團白的雲霧之下，對大哥說出了一個玄妙的藥方。那玄妙的藥方，讓大哥夫婦滿心歡喜，讓五個孩子開口說話，並讓一個籮籮神話，如此完成。

那眞是一個玄妙的藥方。

大哥一向對那老人說的話，總是依從。他以前曾依照老人的吩咐，預備了木桶。他隨後遵照老人的計策，娶來了賢妻。這時候，他自然更會恪遵着太白金星君的藥方，去救治着他恩愛夫妻所生的五個愛子。

大哥恪遵着太白金星君的藥方，跑去一座竹林中祈禱着。這原是一座苦竹之林。在苦竹林中，大哥一面祈禱，一面更猛然想起了從前的事體。但在這裡，所謂從前的事體，是從老鷹銜着木桶的事體，開始計起。由於老鷹銜着木桶，又因老鷹丟了木桶，便轉讓着蕭蕭的一叢苦竹，救起了可憐的生命。大哥遭了滔天的一個洪水大刼，已不止從九死中，方獲得了一生。大哥在苦竹林中，那已眞正是所謂刼後餘生了。

大哥在刼後餘生裡，又在苦竹蕭蕭間，便自然地把一些竹子取了過來，先是撫摸，繼以剖析，終於把一己的心血滲進那竹絲裡去，製成了一個精巧的籮籮。背在背上，又用帶子繫在臂膀，頂在額上。以爬越千山，渡過萬水，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與生命，打成一片。就這樣去報答那苦竹的深恩，就這樣去報答那苦竹救命的大德。

當大哥把竹子取來撫摸時，那親親切切的樣子，孩子們是看見了。

當大哥把竹子取來剖析時，那劈劈拍拍的聲音，孩子們是聽到了。

五個孩子，不看則已，一看就跳了。

五個孩子，不聽則已，一聽就鬧了。

五個孩子，亂跳亂鬧，並且還去燃燒着野火，開着一個野火會。

野火照耀在那洪水消退後的洪荒世界裡，照耀通霄。

野火會召開在那洪水消退後的洪荒時代裡，也開了通宵。

當孩子們燃着野火，並召開着一個自古未有的野火會時，孩子們就第一次在洪荒的時代和洪荒的世界裡，開始說出他們自己所要說的話來了。

那時候，老大的臉上爲了熱情便發着紅。老大是站立在東方，終於他是呼號了。

那時候，老二的臉上爲了激情便發着白。老二是站立在西方，終於他是叫囂了。

那時候，老三的臉上，爲了光榮和理想便發着黃。老三是立在中間，終於他是居中說教了。

那時候，老四的臉上，爲了無知和稚氣，便發着黑，終於他是嬉笑了。

那時候，老五的臉上，爲了一個大的感觸便面呈着一種棕色。老五是站立在南方，終於他是大聲地嚷道了。

這老五嚷道的是什麼呢？

當大哥終於把竹子用一己的心血，製成了一個精巧的籮籮以後，接着又製成了一個精巧的籮籮。而且不一會兒，除了他自己背上的一個籮籮以外，還一共製成了五個籮籮。這讓老五看見了，老五就大聲嚷道：

「兄長們，快把籮籮背上吧。第一次的洪水滔滔，好容易消退了。可是第二次的滔天洪水，馬上又要到來了。

那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聽了老五這這樣一嚷，都一齊呆呆望着老五，而且立卽個個背上了一個籮籮。老五當然也立卽背上了籮籮，並且繼續嚷道：

「現在我們兄弟一共是五人，我們有誰眞正報答了苦竹的救命大德？我們有誰眞正報答了苦竹的活命深恩？」

關於一叢苦竹，救活了那忠厚的大哥的命一件事，大哥是常常和那七仙女中的一位仙女談起的。她是大哥的賢妻，她又是那五個孩子和行將到來的一個孩子的慈母。當他們一對患難夫妻，在那洪荒時代，談起了苦竹救活性命的時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總是在他們的父母身旁靜聽着。他們兄弟五人對這件事，簡直是聽得很熟悉了。他們兄弟五人都是把這件事牢牢放在心上，緊記在心頭的。任憑如何，也不會忘了。因此，在老五大聲嚷着要對苦竹報恩報德時，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一齊振奮起來了。於是老五更乘機嚷道：

「第一次的洪水滔滔，是自然地消退了。可是第二次的滔天洪水，我們終必須將它治平。」

接着老五又說道：

「從洪荒的時代裡，我們終須得創造時代。從洪荒的世界裏，我們終須得創造世界。」

對老五這一些話，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致贊成。這使老五最後沉重地嚷道：

「現在我們要對全世界說話了。現在我們要對全宇宙說話了。現在是我們說話的開始，現在我們是開始說話了。而且我們還要對上蒼祈禱，我們祈禱、祈禱、祈禱，我們要爲新起的人類祈禱，我們要爲新起的世界祈禱，我們要爲新起的宇宙而祈禱！」

（十二）報恩

對孩子們開始說笑，大哥已經是奇怪萬分，而對孩子們發表着那樣的議論，大哥更煞是萬分奇怪。就大哥而言，這時候，他在那滔天洪水消退了以後的世界上，既有了能够幫他工作，給他愛情的賢妻，又有了原不能說話，但終於能够說話並有着絕大懷抱的孩子。他自然是心滿意足了。他背上他的籮籮，他朝朝暮暮地背上他的籮籮。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一季復一季、一年復一年。看看他的容顏，也就慢慢地和那太白金星君一樣，不知不覺地在那時候竟成了宇宙間的第二位老人了。太白金星君是全宇宙間第一次白髮蒼蒼的老人，大哥是那時候全宇宙間第二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太白金星君居住在天上，而大哥則居住在世間。

這世間的事，可眞眞奇怪。僅僅就孩子說話而論，這事也就够人深思，這事也就說來玄妙。

現在就請牢牢記着籮籮，請看大哥背着籮籮多麼好？接着還要請再看看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個個背着籮籮，朝朝暮暮，暮暮朝朝，也是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一季復一季、一年復一年，那又會是多麼美好？

請不要說那籮籮會有時空空，請不要說那籮籮會有時破舊。你要知道：正因爲空空，所以裝滿了乾坤大道。你要知道：正因爲破舊，所以搬來了乾坤大德。

大家請想想：眞的洪水到來的時候會是怎樣的？

大家請再想想：眞的洪水開始消退了的時候，又會是怎樣的？

大家請試一想想：在一個洪荒的時代裡，在一個洪荒的世界裡，一個人如其是單獨存在着，更會是怎樣的？

天下滔滔，洪水滔滔。世界所能剩的東西，會有多少？

天下滔滔，洪水滔滔，世界所可了的事體，會是何事？

我們把一個籮籮，說來說去。我們又把一個籮籮說去說來。竟把一個西南邊胞背着籮籮，說成了神話。只是假如不是那籮籮具備着神蹟，你又如何能說成神話呢？

在這裡，希望的是大家都好，要求的是大家都好。上天生了萬物，萬物養着人們。上天又長着苦竹，苦竹救養人們。這會是多麼好？這又會是多麼巧？這裡會儘有大義。這裡會儘有深恩。這還能忘嗎？這還能不去報答嗎？

要知在大義毋忘時，人心總是平平的。要知在深恩能報時，人心總是平平的。

而一到人心平平時，世界也就自然而然地清平了。

照籮籮神話中最後的結尾上說，一個人背上一個苦竹籮籮就是背上一個清平世界。所以直到今日我們雲南的籮籮邊胞，以至我臺灣山地的山胞，都還是每個人背上一個籮籮。

附：籮籮神話的詩

從前有個農夫，生下三個兒子。
兄弟無依無靠，只能依靠自己。
那知到了明天，又成原來樣子。
兄弟呆呆望着，兄弟深深嘆氣。
只好兄弟三人，日夜偷看仔細。
手持龍頭手杖，手杖翻着墾地。
小弟一時氣極，欲將老人打死。
只有大哥忠厚，勸此兩個弟弟。
走向老人身前，深深行了一禮。
馬上就有大禍，馬上就有洪水。

三個兒子大了，老的農夫便死。
於是同去墾荒，墾得汗流如水。
熟地變成生荒，任憑墾個不已。
是誰如此作怪，究竟是人是鬼？
原是一個老人，白髮絲絲縷縷。
這使兄弟三人，煞時前功盡棄。
老二也不能耐，口中罵個不已。
說道不可胡鬧，應該問個底細。
老人這才說道：『你們眞個該死。
什麼都將完結，爲何還要如此』？

這使兄弟三人，個個膽震心悸。
老人告訴他們，快將木桶預備。
可憐洪水滔滔，四下悲風怒號。
颶去颶來颶去，兩個木桶破了。
鷄鴨牛羊猪狗，並連狐狸花貓。
野草青青誰識？稻粱黍粟無苗。
珠寶金錢無用，石沉大海悄悄！
玫瑰全般零落，黃鶯有誰尋找？
廬墓未識何處，衆山已漸成礁。
日月星辰已變，天荒地老難熬，
什麼都已沉沒，誰也捲入洪濤。
這兒既無阡陌，這兒亦無王朝。
便亦不用矜驕。

於是一齊跪下，請求老人救濟。
等到鷄啼時候，個個藏在桶裏。
萬事萬物如夢，三個木桶颶搖。
夫妻爹娘兄弟，城市鄉村寺廟。
還有豺狼虎豹，這些都不見了。
庭園水果無着，桃李春風無靠。
百尺竿頭已沒，七級浮屠萍颶。
青松古道盡淹，綠柏紅梅難瞧。
洪水洪水洪水，洪水眞是滔滔。
間有舟子呼喚，煞時又復聲消。
就連一二舟子，亦復身死龍蛟。
這兒亦無民脂，這兒亦無民膏。
便亦不用奢淫，便亦不用諷嘲。

何須更用哭泣？這兒已無狂笑。
這兒已無爭戰，這兒已無偷盜。
而且亦無花容，而且也無玉貌。
剩下一個木桶，牢牢掛在山腰。
因爲他的忠厚，洪水離他去了。
鷹嘴啄着木桶，這才離了山腰。
絕壁懸崖之上，木桶懸之高高。
飛去飛來飛去，飛渡萬里荒郊。
木桶落入竹林，木桶依然完好。
可是洪水之後，什麼都已完了，
世界雖是美麗，但非從前面貌。
洪水終有了時，寂寞卽是不了。
這才眞是悲哀，轉恨木桶堅牢。

這兒已無賢聖，這兒已無英豪。
魔鬼亦復無有，並亦無復舞跳，
祇有神山一座，看去還是高高。
大哥藏在裏面，只有大哥脫逃。
恍惚又見老人，指點老鷹來到。
山腰離地萬丈，下面還是深壕。
老鷹銜着木桶，看去像是逍遙。
木桶忽然落下，多謝苦竹蕭蕭。
大哥平安無恙，好人終有好報。
只有大哥一人，大哥眞是寂寥。
寂寞伴着空虛，寂寞如何是好？
眼看身前身後，可憐暮暮朝朝。
老人終是神明，這事神明知道。

要問老人是誰，太白星君是號。
『你的種種心事，我是完全知道。
北斗星辰有七，七個仙女多好。
而且都是花容，而且都是月貌。
一同玩了多時，你們就會愛好。
等到最後一次，那時天將破曉。
如此就成夫妻，與你同偕到老』。
生了五個孩子，個個都是很好。
太白星君又來，藥方說得玄妙。
大哥想起從前，一叢苦竹蕭蕭。
便把竹子取來，製成籮籮眞巧。
五個孩子聽了，個個喜得亂跳。
大的臉上發紅，就在東方呼號。
跑來大哥身前，太白星君就道：
你且抬頭看天，天上有星多少？
七月七日下來，都是青春年少。
你可陪同遊玩，無須嗟貧嘆老。
她們夜夜登天，你自天天懊惱。
七星當中一星，你可乘機擁抱。
大哥這才歡喜，一一照着做了。
只是不會說話，反使大哥苦惱。
大哥只有依從，苦竹林中祈禱。
可憐刼後餘生，原是竹子救了。
竹子一一破開，劈劈拍拍多鬧？
並且燒着野火，野火照耀通宵。
老二臉上發白，又在西方叫囂。
老三臉上發黃，獨自居中說教。
老五面呈棕色，轉去北方嚷道：
而今兄弟五人，苦竹恩深未報。
我們開始說話，我們還要祈禱』。
並且發着議論，這事說來眞妙。
這裏雖是空空，却有乾坤大道。
世界所剩幾何，世界何事未了？
天生萬物養人，又生苦竹多巧。
報得人心平平，清平世界就到。
老四臉上發黑，更在南方嬉笑。
『快把籮籮背上，二次洪水又到。
洪水終須治平，世界終須創造。
大哥煞是奇怪，孩子都會說笑。
且請記着籮籮，籮籮背來可好。
試想洪水時候，可憐天下滔滔。
說去說來說去，總要大家都好。
祇須大義毋忘，祇須深恩能報。

石氏女神話

（一）茶　舘

很久很久以前，那是在我國五代的時候，有一家姓石的人家，開了一個茶舘，茶舘開在我國河南省的開封。是開封的那一區，或是那一條巷，我們現在都無從知道了。從現在起，到那開茶舘的時候，已有一千餘年。如果精確地說來，那茶舘是開在五代時候的後周末年。這離開我們，却好是有一千多年了。大家想想：一個小小的茶舘，那裡能够繼續維持一千多年呢？說實話，那一家小小茶舘是早已關閉了。因此我們現在連這一家茶舘究竟設在那一區，那一條街或那一條巷子，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現在只知道那茶舘是開設在開封，開封在那時候是被稱爲汴京，那是那時候的全國國都所在地。

開封旁邊是我國一條最重要的河，這河是我國文化發祥地，這河的名子叫做黃河。在那時候，我國文化中心還是在黃河，政治和經濟的重心自然也是在黃河。此外黃河裡面的大鯉魚，直到現在還是異常好。我們現在去開封，正可吃到黃河的大鯉魚。大家吃飽了黃河裡的大鯉魚，再跑去開封開設着的茶舘裡喝喝香片或是紅茶，那是自古到今，都是一件很爲樂意的事。就因爲這樣，在那很久很久以前，一家姓石的茶舘，生意也很不壞。

那家姓石的茶舘，有一位很小很小的女孩。她是那茶舘老闆的幺女，幺女就是最小的女孩。那最小的女孩，長得畢常聰明可愛。那也許是那家茶舘生意不壞的一個原因。

只不過那位姓石的小女孩，是一位最善良最端正和再好也沒有的閨中幼女。她聰明活潑，天眞可愛。她的父母愛她，眞個是掌上之珠，因此便總是叫她做寶寶。對着她，父母總是寶寶長，寶寶短，這自然不止一日了。

就這樣日復一日，石家寶寶已逐漸長大。她慢慢地也可以做一點事，倒一點茶了。她幫忙她的老父老母做一點事，又給到來石家茶舘喝茶的人，倒一點茶。她博得了父母的歡心，她也博得了所有客人的歡心。

在所有喝茶的客人中，有一位跑來喝茶的客人最特別。這特別客人是一位乞丐，但確是一位仙人。這仙人表面上裝扮成一位乞丐，實際上確實是一位仙人。這仙人是大家都知道的呂洞賓，可是當一位乞丐天天跑到石家茶舘喝茶時，就誰也不知呂洞賓就是那位乞丐。而且一批來到石家茶舘喝茶的客人們，都討厭那位乞丐。

乞丐的名子，我們知道了。但是那石家茶舘老闆的名子，我們至今還不知道。而且那位石家閨中幼女的名子，我們至今也不知道。我們現在只知道那石家茶舘的老闆，叫做石老板。我們只知道那石家的小女孩，叫做石氏女。不過，在這裡她的眞正名子，我們知道或是不知道，那都是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

（二）喝茶

我們現在都可以想得到：一位乞丐，跑到一個茶舘喝茶，大都是不會付給茶錢

的。這是因爲既是乞丐，就總是乞着茶喝，他沒有錢，他自然無法付給茶錢。可是喝茶不付茶錢，又會有誰把茶給他去喝呢？

偏偏那位小閨女就樂意把茶給那位乞丐去喝。

當那位乞丐到來石家茶舘去乞求茶喝時，石老闆是理睬也不去理睬的，其他的人也不理睬。至於那些在石家茶舘的人，則個個心中都希望那位乞丐出去。這是因爲那位乞丐又老又髒，樣子既不好看，衣褲更是破爛不堪，好像滿身都是蝨子似的，兩隻手抓來抓去，確實令人生厭！

只有那位石家的小女孩，因爲十分可憐着那位乞丐，又因爲十分尊敬那位乞丐，不僅不對那位乞丐生厭，而且恭恭敬敬地端了一杯茶，去送給那位乞丐去喝

爲什麼那小女孩反去十分尊敬着那位乞丐呢？那是因爲乞丐是一位老人。爲什麼那小女孩轉而更十分地可憐着那老人，那是因爲那位老人，竟成了一位乞丐。

那小女孩在那時候，自然絕對不知道這老人就是呂洞賓，自然絕對不知道這乞丐就是仙人。

石氏女與老乞丐

小女孩一番善意，小女孩一片好心，小女孩眞是又美又好。

只不過那位乞丐把茶拿來一喝，一喝就喝個精光，而且一喝光了，就跑走了。竟對那位石家的小孩子，連叫一聲「謝謝」也不叫，只是大模大樣地走出，走出了石家茶舘。

石氏女的父親，就是石老闆。石老闆在旁看見了這樣的情景，很是看得不過意，又看得不順眼。只是石老闆對着他小女孩就是那石氏女，是再喜歡也沒有的，因此，對着那小女孩也總是沒有什麼話好說的。

像那樣的事，像那樣乞丐討茶喝的事，如果僅僅是一次，那原是沒有什麼稀奇的。至於一位小女孩因爲可憐着乞丐，尊敬着老人，客客氣氣地端茶給一位老乞丐，那也是並不難得的。

古怪的是那位老乞丐，自從那石氏女很客氣把茶端給他喝了以後，那位老乞丐就天天來到了石家茶舘，去了又來，去了又來，來了無數次。

難得的是那位小女每當那老乞丐到來她的父親的茶舘時，反而不等那老乞丐開着口，就恭恭敬敬地端上一杯茶，送過去，給他喝，於是端了又端，端了又端，端了無數次。

就這樣，老乞丐去了又來，去了又來，來到那石家茶舘，足足有一個多月。

就這樣，石氏女端了又端，端了又端，端茶給那老乞丐，足足有一個多月。

這使石老闆在旁看得生了很大的氣。他發怒，他冒火，他惱得很。他罵他的愛女，他斥責着他的小女兒。終於他便把他的心愛的小女兒打着答着，而且狠狠地打着，無情地答着。

這使小女孩哭了又哭，這使那石氏女啼了又啼。

（三）長壽

最難得的是那石家小女兒任憑那石家老闆如何答打，但當那老乞丐再來到石家茶舘乞着茶喝時，她這小女兒還是一樣地殷勤，一樣殷勤地端着茶，給那老乞丐去喝。

當小女兒繼續殷勤端茶給那老乞丐去喝時，小女兒的態度，還更是一樣地恭恭敬敬。小女兒的心頭，還更是一樣地和和平平。

她殷勤、她恭謹、她和平，這使那老是乞喝的老乞丐，就更顯得得意，更現得高興。老乞丐總是把茶接過來，就盡量一喝，老乞丐自然是顯得得意。

老乞丐總是把茶一喝之後，就轉身走了，老乞丐自然是現得高興。

只是尤其古怪的事是：

當有一次老乞丐得意地把茶儘量一喝，又高興地還一手拿着茶碗時（那已經不是茶杯了），茶碗裡竟還剩了一些茶水。這使老乞丐眼看剩下的一些殘茶，覺得很是可惜。他自己喝不了，他就得意忘形地把那殘茶舉起，又高高興興地定要小姐喝光。那小女兒是個好小姐，她在那還有很多在她茶舘裡喝茶的客人們之前，竟被那老乞丐如此古怪地作着十分無禮的要求，她眞是羞羞答答的羞慚得很。只不過當着那麼多在她茶舘喝茶的客人面前，她又感覺得要是給那一位老乞丐碰上一個大釘子，使他下不得臺，也就太過於難爲情了。

終於小姐碍於那乞丐的面情，也就把那老乞丐才舉着的茶碗，接了過來，並且稍稍把那殘茶傾出了一些。那知道不傾了一些出來，還則罷了；當一傾出了一些到地面時，就頓然是一股說不出來的奇奇怪怪的香氣，冒了上來。這使那小姐一聞，就趕快把那還未全傾出來的殘茶連忙一口喝了。

當小姐把那還未完全傾出的殘茶，盡量喝到肚子裡去的時候，小姐就頓然覺得身體有些兩樣：第一、小姐的身體原本是很驕弱的。可是這時候，小姐是覺得強健多了。第二、小姐的身體原本是十分輕巧的，可是這時候，小姐是覺得豐盈多了。小姐這時，一下子體健身輕。小姐這時，眞是驚奇得不得了。

就這樣，那位老乞丐方纔說着話，他輕輕地說道：

「我實實在在是一個神仙，我故意變成了一個乞丐。可惜的是，你竟把我喝剩了的殘茶，傾出了一些，傾倒在地面上，你無緣把殘茶一口喝盡。這眞是可惜了。只不過你也實實在在是難得的小姑娘，所以你要求什麼，我總會給你滿足的。我將使你隨心所欲！」

可是那女孩什麼也不要，黃金不要，珠寶也不要。她要的只是怎樣把一己的生命，弄得很長很長，她不願有一個短短的人生，所以她要的是長壽。

這件事一傳出去，是沒有一個人不驚奇的，石家老闆固然驚奇，石家茶舘裏的所有喝茶的客人，也個個驚奇。接着遠遠近近的人們，都一齊驚奇了。大家都一齊說那石氏女遇到神仙。他們說道：

「那是多麼幸運啊，一個小女孩，竟遇到了一位大神仙！」

這件事在一本古書裡，在一本叫做詞苑叢談的古書裡，也有了記載。那一本古書明明記載着：

「後周末，汴京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與之，如是月餘，父怒笞之。女供奉益謹。丐謂女曰：「女能啜我殘茶否」？頗嫌之，小覆於地，卽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體精健，丐者曰：「我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乞財物！」

接着那一本古書還記載着那位叫呂洞賓的呂仙，臨走時，給那位石氏女遺下一首這樣的詞：

「子午當餐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扃；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

（四）山林

那小女孩眞聰明，她對呂仙給她遺下的那首詞，竟完完全全看得懂，可是我們現在對那首詞的眞正意思，却總有點不太明白。我們雖然一個一個的字都認得，一句一句的話都懂得，但對整個詞的眞正意思，却總有點不大明白。那小女孩眞聰明，那小女孩竟完全明白了呂仙的詞。

那小女孩在完全明白了呂神的詞以後，就一一照着呂仙詞所指示的道理去做，於是他眞的長壽了。

那小女孩自從喝了那乞丐的殘茶以後，眞像得了一種大大的啓示，她總是隱隱中聽見有人對她說話，她當然知道那是呂洞賓神仙的話，據她說，呂洞賓是如是說

「好女兒！你要仔仔細細聽着聽着，你不要妞妞妮妮，你要大大方方。你不要

驕傲矜持，你要謙和平易。」

所有這些話，那小女孩自然都一一做到了，她沒有妞妮，她沒有驕傲，她沒有矜持、她大方、她謙和、她平易，只不過自呂洞賓神仙的眼光看來，她却是總須要更大方，更謙和，更平易。

又據那小女兒說，呂洞賓更接着如是說：

「你要看看地上，你要看看地面上所有鮮豔的花朵，你要看看地面上所有美麗的蝴蝶。你更要看看天上，你要看看天空放光的日月，你要看看天空中發亮的星辰。由此你便可以知道：凡是在地面上的東西，都一樣要求着美麗。凡是在天空中的東西，都一樣要求着光明。你須得學習地面上的美麗，你須得接納天空中的光明。」

這分明是教她要美麗，要光明。只不過那小姑娘在這時候，總是覺得沒有什麼？於是呂仙又說道：

「玄關門戶開闔，你就像這樣地過着你的一生罷。難得的是你有好的容貌，更難得的是你有好的心情。說到長壽，那是個個終究可以辦得到的。身體強健的人會活得很久；神志清明的人，也必然會活得長久。」

所有呂仙說的一些話，讓那小女兒聽到了以後，那小女兒就像做了一場大夢，忽然又初初醒了轉來。

於是小姑娘立卽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自己的衣物，作爲自己的行裝。等父親都睡着了，等茶舘裡喝茶的客人都走光了，她就偷偷地走出了家。這時候天上的明月一輪，讓地上的道路給人看得清清楚楚，這使她就從這清清楚楚的道路上，走入了一個山林。

小姑娘走入了一個山林，山林中的明月，更是明亮。這使小姑娘在月夜裏，也好像在白晝間。山林中的一切，小姑娘都看得很分明：

那山林中，有一條不大不小的溪水流着、流着、流着，又有時不流着。當流着的時候，溪水總是潺潺有聲。而且這潺潺的水聲，還和着一陣一陣的風聲，直是使人一時無法分別出：那個是水聲，那個是風聲？當溪水有時不流着的時候，溪水就

山林與明月

形成了一個清潭。清潭之上，高高懸着一個明月。清潭之底，又深深藏着一個明月。那時溪水盈盈，月色也儘是盈盈。間或有一兩片木葉，被吹落在水面下，便有着波紋。那是微微的波，又是粼粼的水。

那山林中各種各樣的景色，小姑娘都十分清楚。那山林中各種各樣的情況，小姑娘都萬分熟悉。可是清楚儘管清楚，小姑娘終於感到神秘。可是熟悉儘管熟悉，小姑娘終於覺得清新。小姑娘在那山林裏感到一切的神秘。小姑娘在那山林裏覺得萬物的清新。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裏的一草一木都有點奇巧，就是連一片樹葉子，也感到有一點古怪。

小姑娘看到山林裏的一花一鳥都有些來歷，就是連一條溪水裏的小小魚兒，也覺得悠來悠去，大有來頭。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裡的一丘一壑，都有名堂，就是連一塊小石子，也感到有多少疑問。

小姑娘看到那山林中的一山一水，更是難言，就是連一撮土，就是連一滴水，也像是具備着一個心，而這一心則更是一生一世都很難說。

（五）林中

小姑娘進入了山林，經過了一日，又經過了一夜。她在那一日一夜裡，竟像只是做着一個夢，而且是做着一個大大的夢。

小姑娘進入了山林，看見了一種眞實，又看見了一種美麗。她在那一種眞實和美麗中，竟像是另生出了一種情意，而且生出了一種大大的情。

也許要有人發出疑問，就是小姑娘在山林裡看見了一種眞實，那是眞實的什麼呢？或是什麼的眞實呢？其實，這在那小姑娘是說不出來的。小姑娘只知道在那山林中是看見了一種眞實，但不知道是眞實的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的眞實。在這以前，小姑娘曾看到一種空幻，但在這裡，小姑娘却分明看見了一種空幻裡的眞實。那一種眞實，是眞眞實實，是眞實的本身。

也許要有人發出疑問，就是小姑娘在山林裡看見了一種美麗，那是美麗的什麼呢？或是什麼的美麗呢？其實，這在那小姑娘也是說不出來的。小姑娘只知道在那山林中是看見了一種美麗，但不知道是美麗的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的美麗。在這以前，小姑娘曾看到一種美麗，是美好艷麗，是美麗的自己。

在眞實的本身裡，小姑娘又發出了一種嘆息，她說道：

「天涯究何所有？」

在美麗的自己裡，小姑娘更看出了一種奇景，那就是：

「天涯滿是星星」

因此小姑娘在山林裡，就分明感覺到天涯距離她的身邊，並不會很遠，而正在眼前！

因此，小姑娘在山林裡，就分明感覺到天涯距離她的身邊，確已在隔壁。確是比隣。

在那天涯比隣的感覺中，小姑娘還想像着一個海，一個大海。可是任憑海天如何遼濶，在那裏終可以看到一片風帆，一個人影。而且在那一片風帆中，在那一個人影裡，還像看到一盞忽明忽滅的燈光，一種忽上忽下的漁火。

那一個人影，是一俯一仰，一會兒俯着腰，一會兒仰着首。這使小姑娘更忽然感覺到一個人就在那一俯一仰裏，匆匆地過着他或她的一世。

那一盞燈光，是一瞥一沒，一會兒被瞥見，一會兒又沒有。這使小姑娘更忽然感覺到一個人就在那一瞥一沒中，急急地了結他或她的一生。

就這樣讓那小姑娘在山林中不敢再望天空中想了又想，而只是看到脚底下走了又走、走了又走。

小姑娘走入山林。在那山林中愈是走進去，樹林便愈是密密的。

可是當小姑娘在那密密的樹林中，幾乎是不能再進去的時候，樹林又忽然稀疎起來。而且樹林中的天空，也忽然開朗起來。只因那裡一會兒由密而疎，所以小姑娘在走的時候，又一會兒由暗而明。

在那密密的樹林中，會不知道有多少猛獸？會不知道有多少毒蛇？那眞是十分危險。

在那暗暗的山林裡，會不知道有多少的懸崖？會不知有多少的絕壁？那眞是萬分險阻。

只不過小姑娘走了又走，於是由密而疎。只不過小姑娘走了又走，於是由暗而明。這使小姑娘在那山林中，在那樹林裡，走去終未遇到險阻，這使小姑娘在那山林中，在那樹林裡，走來還算是平平。

（六）湖水

在那山林中，空曠的地方，更忽然到來了。於是小姑娘終於走到了一個空曠的處所。

在那一個空曠的處所裡，有一個湖。

在那一湖裡，有一泓湖水。

湖是很不小，湖水是很清的。那眞是一個可愛的山林中的湖。那眞是一泓美麗的湖裏面的水。

但尤其美麗的還是那湖中的水禽水鳥，全是白白的羽毛，在湖水之，上飄來飄去又遊來遊去。這些美麗的水禽水鳥，以後我們方知道就是白鵝。

但尤其美麗的還是那湖邊的花木芳林，全是艷色、全是清香，在湖的四週，開個不已又生香不斷。這些美麗的花木芳林，直到以後，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樹木。

一陣一陣的清風，在那湖面上，時時吹了過來，吹來了一行行的白羽，又吹來了一縷縷的花香，令人如醉。

一陣一陣的清風，在那湖水上，又時時吹了過去，吹去了一行行的白羽，更吹去了一縷縷的思維，令人如夢。

在那裡你分明是平生第一次到達着，你分明是新到。可是在那裡，你又像是分明於夢寐中見到過無數次，所以你又分明是舊遊。

在那裡，就小姑娘而言，也會是說舊遊，明是新到；說新到，又明是舊遊。這其間是似舊還新，又似新還舊。這眞是一個美妙而讓人留連的好所在。

而且那一個好所在，還有一位好人兒。這一位好人兒，其實是一位仙子。

這位仙子，很是年青。通常一位仙子，總是年紀青青的。

天空中高懸着一輪明月，照耀着一切，如同白晝。自然也照耀着那位仙子，照耀得清清楚楚，所以自然讓人看得分明。有的時候，明月也不是不會躲在雲裏的。只不過月在雲裡，星星終在雲外。就是憑着那些閃閃爍爍的星光，也儘可分明看到那位仙子。

當那位仙子翩然來到那湖邊時，明月照着他，星星也照着他。照着他的步伍，令人看去，像是行雲。當他停在湖水之濱時，行雲也停在湖畔。他翩翩來到，他又玉立亭亭。明月和星星更照耀着他的容顏，他給人看來是如此美好，就是湖水裡的魚兒，也慢慢地遊了過來，和他親近，

那一些湖上的白羽，原就是白鵝。白鵝一隻一隻，徜徉於湖水之上。湖水還倒映着白白的鵝影。白鵝遠遠地游來，鵝影也遠遠地來到。白鵝與鵝影，都不響一聲

，竟都像怕驚動着仙子。

有時微微的風，也從水上吹了過來。那當然是清風。清風輕拂着那仙子的衣履，可是慢慢地清風裡竟像有一點點濕潤起來了。很明顯的，那是上天下地，一齊在準備着露水的來臨。

露水臨到地面上，自也來臨到湖水邊。只不過在這裡，不管是在地面上，或是在湖水邊，總是纖塵未有。這就無怪露水總是那麼亮晶晶的了。

月夜，那山林裡的月夜，那山林裡湖水中的月夜，那山林裡湖水中一些白羽又加上一些游鱗的月夜，會眞是一個冷冷的月夜。在那裡，眞個是月明從來如水。在那裏，眞個是月明千古冷冷。

（七）仙子

加上那位原先到達的好女兒，那山林裡的湖水中，是已有了兩個人影了。好女兒眼看着湖水盈盈。那位仙子，也眼看着那湖水盈盈。他們倆都無言無語，他們倆都不言不語。他們倆的眸子都對着湖水。他們倆的眸子加上湖水，更都是分明。

說到他們兩人所穿的衣服的顏色，那是不須加以解說，也無須給人提起的。總之，一位仙子的仙裳是沒有不是清新的。至於那石家小姐的衣裙，雖然是十分素樸，但給人一看之下，就可知道她是好女兒，就給人十分稱心，而大加讚賞。

石家小姐和仙子彼此竚立在湖水之濱，自然是竚立了很久。只不過，你要是問着他們究竟竚立了多久，那是無人能够知道的。我們只知道他們倆久久在湖上邊竚立着，竟使天上跌落了星星。天上的星星，爲他們一個一個跌落下來，這使那山林裡的湖水上，更是湖波粼粼。

終於青天就將要破曉了，終於明月也將要失明了。終於露珠又愈來愈大了，終於淚珠更愈來愈多了。那時候，湖水盈盈，露水盈盈。石家小姐的衣裙素樸，石家小姐有着更有着一顆樸素之心。就這樣讓石家小姐，在那時候，竟連一已在想着什麼，都完完全全不清楚了。

石家小姐猛憶起以前喝着殘茶的事，她眞不料那位老乞丐，就是呂洞賓，就是

活神仙。她遇到了一位活神仙，當那活神仙問她想要什樣時，她那時候是只想活得久一點，只想長壽。可是現在她開始發生問題了，她自己問自己道：

「活得久一點，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她更自己問自己道：

「一個人爲什麼要長壽呢？」

她這樣自己問着自己，她的心已是不由自主了。她的心竟像是失掉了。

於是她便不知不覺地暗暗呼天，又不知不覺地暗暗祈禱。她呼叫着青天，她祈禱着神靈。她在這時候，是一切不思，也一切不想了。她一切不思不想，只思想着把她那失掉了的心，找了回來。

正在這樣思想着的一剎那，那湖邊的仙子不見了。

只不過當那美好的仙子不見了一會兒，一位老乞丐忽又出現在那仙子佇立着的原址。這使什麼人都知道，那仙子分明就是那乞丐的變形。

石家小姐對那乞丐，自然是很熟悉的。她端了一個多月的茶，給那乞丐喝，而且還喝了那乞丐的殘茶。

當石家小姐喝了殘茶以後，她就知道那乞丐是一位大大的仙人。但她絕沒有想到那乞丐又是一位美好的仙子。現在那山林裏湖水旁的眞相揭開了，這眞使那石家小姐驚奇，這更使那石家小姐歡喜。

於是石家小姐對着那位老乞丐，眞的嬉笑了。她嬉笑地伴着那位老乞丐，一同從那湖水之旁，又走出了山林，小姐和乞丐一同走出了山林。

小姐伴着乞丐一面走，一面笑，一面談。小姐對着那乞丐眞是殷勤。小姐在那時候是走得緩慢，笑得甜蜜，談得殷勤。

只不過那乞丐是太年老了，那乞丐是太難看了。那乞丐又髒又醜，那乞丐又穢又腥。這使任何人都想走開，這無怪石老闆見了更是怒惱。

石家茶館的老闆苦苦地勸誡着他的好女兒，他起初是殷殷勸說，他隨後是怒氣沖天。他斥責着他的女兒不孝不肖，他辱罵着他的女兒病狂喪心。這時候，那乞丐雖然是早已不見了，但小姐總是有語難說。小姐忍耐着、忍耐着、忍耐着，她是忍

受了無數的苦辛。小姐眞是傷心萬分，小姐眞是苦到極點。小姐幾乎是不想活下去了。

（八）初醒

當石氏女在一度極端苦惱，極度徬徨之際，呂仙又在她面前出現了一次。呂仙懇切地對她加以指點，呂仙懇切地指點她的迷津。呂仙是如此對她講解，呂仙是這樣對她說明：呂仙道：

「好女兒仔仔細細來聽吧。你又何必那樣懊惱呢？你又何必那樣疑心呢？」

好女兒，石家的好女兒一聽到「疑心」兩個字，又似嘆了一口氣，而開始有着決心。於是她決心地聽下去，而呂仙也就繼續地說道：

「地面上你會看到豺狼，你會看到老虎，地面是有狼有虎。天空裡，你會看到白霧，你會看到烏雲，天空是有霧有雲。」

石家的好女兒，跟着看了一看地面，又望了一望天空，呂仙接着說：

「白晝的光明會不可思議。長夜的黑暗，也會不可思議。而光明伴着黑暗更不可思議。天地間的美麗，會不可思議。人世間的血腥，也會不可思議。而美麗伴着血腥更不可思議。」

石家的好女兒一聽到這不可思議，却反而深思起來，這使呂仙又唸起着如下的兩句語來：

「玄關門戶開闔，似此過着平生。」

接着呂仙更殷殷對石家的好女兒說道：

「大的道理，你要慢慢來想。陰陽你要細細來烹。每一個人可以相互愛好，每一個人在相互愛好中，會總有着眞誠。」

所有這些語，給石家小姐聽了，不聽則已，一聽眞像是大夢初醒，又像是天雨初晴。我們知道石家的好女兒，石家小姐是異常聰明的。她那時已像是感覺到一種人生和宇宙所絕難克服的苦難，她實在是有了一種悲情，有了一種大的悲情。她由此大的悲情，而有着一種很難得的溫情。她又由此很難得的溫情，而有着一種極廣

大的同情。她同情乞丐，她同情所有的人類，她甚至同情一切。她更由此廣大的同情，而讓天地同春，遂亦有其所謂春情。於是她對一切有了愛，對一切有了瞭解，又對一切原宥。她在內心中原宥一切，寬恕一切，並期望着一切。因而她就是乞丐的殘茶，也勉強地喝了。她把自己推出去，她走入了山林，她走進了一個山林中的湖水邊。她見到了她自己，她在一泓至潔的湖水中，見到了自己，淨化了自己。因而她又遇到了一位仙子，她自己原本是仙子。石氏女原本是仙子，但她畢竟又是人子，她是石家的好女兒。

就這樣，她更收拾着一己的行李，獨自走入了人羣。

石氏女走入了人羣，竟像跳進了一團怒火，她可憐這一個怒火。她感覺到人間處處都是不平。

人間處處不平，是由於人間處處失了公道。沒有了公共的道路可走，於是不少的人就有了邪行，走着邪徑。由邪徑而至小徑，由小徑而至曲徑，由曲徑而至絕徑。這使人人雖然同在一處，可是知己知交，却怎麼樣都是難尋難找。

比隣而居的人，都像是天涯遠隔。這當然使天涯遠隔的人，更不會像是比隣而居。每個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因此每個人所懷着的心情，也就各別。每個人所懷着的心情各別，因此每個人所起着的念頭，更是兩樣。從而每個人的爪牙對着每個人的爪牙。每個人的血腥，對着每個人的血腥。你一刀、我一劍。你一劍、我一鎗。這一鎗一刀一劍中，又如何能够再有着義，有着情和有着眼淚？既沒有着義，沒有着情，沒有着眼淚，更如何能够還有着天、有着地和有着神聖了呢？

當天地神聖都沒有了的時候，則所謂一個人的眞正的耳目和心腸，也就沒有了。當一個人的眞正的耳目和心腸都沒有了的時候，則所謂一個人的眞正的父子與兒孫，也就沒有了。從無骨無肉，無親無鄰，一切是無，一切是無所有；一切是空，一切是不存在中，剩下的便是一個戰爭。這一個戰爭，就是一個生活。這一個生活，就是一個幽靈。在戰爭中，大家的步伍是齊整的。只可惜這樣齊整的步伍，却一齊走向那絕對毀滅的途程。

（九）啼哭

石氏女分明是知道：在這時候是不會有多少人去歡迎孔子，也不會有多少人去歡迎釋迦，也不會有多少人去歡迎着基督。

石氏女分明是知道：在這時候，大家最喜歡的是大砲對着大砲，大家最歡喜的也是細菌對着細菌。說到核子對着核子，飛彈對着飛彈，人造衛星對着人造衛星，大家更是歡喜。這大砲、核子、細菌；這細菌、飛彈、衛星。分明是讓整千整萬的人們，死得無臭，又死得無聲。

石氏女走入了人羣，見到了一次一次的戰爭。自然也會見到一批一批的兒童，慘遭殺戮。

石氏女走入了人羣，見到了一次一次的屠殺，自然也會見到一批一批的婦女，橫被姦淫。

石氏女在那時候就像看見了原子彈和氫氣彈，從半空中投入大海，讓海水掀起萬丈。

石氏女在那時候就像預想到新的洪水和新的猛獸，從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裏，湧入大陸，讓大陸一片血腥。

她分明知道那全人類的戰爭禍首，究竟是在那裡。她分明知道那全人類的戰爭禍首，實實在在是在俄京。

她想到孔仲尼臨喪時，總是飯也吃不飽。她又想到基督耶穌遇到一批法利賽人，就自願上十字架，自願受着刑。她也想到釋迦牟尼見了人的生老病死，就連王子也不願再做，而要急急跑入山林，出家求道。

對於她，對於這石氏女，又那裡還會更喜歡一批所謂吃人的妖精。她畏懼着生，畏懼着老，畏懼着病，畏懼着死。她曾祈求着長壽。她自然感覺到人類與人類間的戰爭，是十分無情。她進入了人羣，她接觸到一團怒火，她看到人世間的眞正的慘相。她具備着一種極難言說的悲情，她自然是膽震着，她自然是心驚着。她膽震心驚，她哀哀啼哭。石氏女哀哀啼哭。

石氏女就只好再去哀哀求着呂洞賓。這時候呂仙已經成了石氏女的師父。她就亟亟地詢問着她的師父道：

「這究竟是什麼世界呢？」

師父聽到石家的好女兒這麼一問，便只是笑了一笑，也沒有去給她一個回答。這使那石家的好女兒繼續發問着：

「爲什麼人間的洪水，竟會繼續不斷地來臨呢？」

師父聽了，還是沒有給她回答。照那師父的意思，亦卽是照那神仙的意思，那是要每個人去自己回答的。於是石家小姐又只好繼續對師父說下去。她把她的心事說出來，她說：

「自這裡到那裡，自東到西，自中到外，自南到北，自古到今，眞正長壽長生的人在那裏呢？眞正能够愛好的人又在那裏呢？一些人的說語，那眞像是謊語連篇，謊語翻新。」

這樣一說，石家小姐就不知不覺地一陣心碎，又一陣心痛，終於她的兩眼充滿了淚水，不免糢糊起來。她含淚說道：

「天是昏了，地是黑了。天昏竟像沒有已時，地黑也像沒有已時。淒淒的風，不停地吹來；苦苦的雨，又不停地落下。在這天昏地黑裡，會有什麼意義呢？在這淒風苦雨中，會有什麼價值呢？」

那師父，那神仙，只是聽。那石家小姐，那石氏女，只顧說。石氏女眞是對這人世感慨萬千，石氏女眞是對這人羣，悲憫萬狀。石氏女往下說：

「在這時候，我們要想一想。在這時候，我們試想一想：說到價值，大家總是說：黃金可貴。可是就沒有什麼東西貴似黃金，甚至貴於黃金嗎？現在如果能再讓我隨意選擇，再讓我隨心所欲，我在這時可就大不相同，大有深意，而且是別有深情了。」

師父點頭，表示可以任她隨意選擇，隨心所欲。於是石氏女就斷然說道：

「要避免天翻地覆，要不教天翻地覆，就要有好的心境，就須得心境和平。只有和平的心境，才會像和煦的陽光一樣，微微歡笑着，而且在這一歡笑中，還

儘會有着歡喜的淚，充滿着兩眼，讓歡笑的淚水盈盈。」

只不過在一個極大的人類，苦難中，又如何才能獲一己的心境和平呢？當一個人面對着一個極大的人類的苦難時，他或她的心境，會有時和平、會有時暴烈。會有時和平接着就暴烈，會有時暴烈接着和平，從而會有時更和平，又會有時更暴烈。終於有的人的心境，在一個極大的人類的苦難中，會一往和平；有的人的心境，在一個極大的人類的苦難中，會一直暴烈。於是對着所有的世人們，有的人會只顧垂着淚而去不斷地撫摸着他們的頭顱，或去親吻着她們的頭髮。又有的人會只顧動着氣而去不斷地打破着他們的頭顱，或扯毀着她們的頭髮。這會是人類中現有的絕大差異。這會是如何的兩個絕大差異啊！石家女在這裡分明是體認到一個大道，獲得了一個大道，並走上了一個大道，那就是和平的大道。她爲什麼就一下子能够走上了一個和平的大道呢？這是由於她的悲情，亦是由於她的寂感。而照通常的說法，就是由於她的苦心。因此她急急地對她的神仙師父表示道：

「我們的聖人，我們的先師，我們的孔子，很早很早以前，對我們就遺下了一種訓示，要我們只要擔憂着「道」，不要躭心着「貧」。就這樣便讓人們知道了苦難不算什麼。其實，一個人自身的苦難，較之一個極大的全人類的苦難，那又能算得什麼呢？到於今，什麼是大家所最缺少的呢？就我來說，我於今正須要一種苦心。我要長壽，我要愛好，我更要苦心。」

（十）悟道

呂仙聽到石氏女這麼一說，便認爲她說得十分有理，而且覺得她簡直是悟了道，得了道。於是便把袖子一揮，更把塵尾一拂，讓天空中遠遠的一陣清風，立刻颳了過來。

當這天空中遠遠的一陣清風颳來的時候，還像颳來一種奇香。這一種奇香和以前乞丐喝茶時所剩下的殘茶香味，又是兩樣。以前的殘茶，在傾倒地上時所放出的香味，是一種異香，這異香是不能明言的異香，這雖然是一種特別的香，但畢竟不是怎樣特別。至於現在一陣清風裡所颳來的香，則是香得特別、特別，又加上特別

，那亦可說是最爲特別。那是不可名狀的香，那是世上所沒有的香，所以叫做奇香。

小姐在一陣清風颺拂之下，小姐在一種奇香薰陶之中，她的身子，竟像在大海裏颺搖起來了。她的心頭，更像喝了美酒似的迷迷糊糊起來了。她漸漸昇騰。她從人海裡漸漸昇騰到了雲海。她漸漸沉醉，她從沉醉於一種美酒似的沉醉中，漸漸沉醉到一種玄想似的沉醉裡。就這樣，她被她的師父渡了，她的師父把她從我們這一個世界過渡到那一批神仙們的仙界裡。這一仙界，是在雲海之上，同時更在玄想之中，那是一個所謂天庭。小姐的師父把小姐引進了天庭。小姐在這時候，眞個是颺颺然，但又是昏昏然。小姐在這時候，眞個是到了另外一個境界。

那另外一個境界，不消說：那是一個極其清明的境界，那是天庭。如果不是極其清明的就不是天庭。天庭是極其清明的。當一個人被引入天庭時，總是起初颺颺然，隨後又昏昏然，終於如夢初醒，一切朗然。

小姐在進入天庭時，對她一己而言，她已是確確實實地具備着一個長長的壽命了。她從她具備着的一個長長的壽命中，發出了新的希望。這時候，「長壽」對她自然像是一寶。這寶在黑夜來到時，會放出光，像一顆明亮的星。

小姐在進入天庭時，對她所曾居住的人間而言，她更是確確實實地具備着一番深深的愛好。她從她具備着的深深愛好中，生出了的新力量。這時候，「愛好」對她自然又是一寶。這寶在黑夜到來時，也放出了光，像一顆明亮的星。

小姐在進入天庭時，對她所曾接觸到的天地萬物而言，她尤其是確確實實地具備着一種種苦苦的心情。她從她具備着的苦苦心情中，引出了新的智慧。這時候，「苦心」對她自然更是一寶。這寶在黑夜到來時，更放出了光，像一顆更爲明亮的星。

小姐的師父，在小姐被引入天庭時，確確實實地，一下子給小姐賜下了三寶，這三寶夜似明星。

一個人的長長的壽命，和一個人的深深的愛好，再加上一個人的苦苦的心情，構成了夜似明星的三寶。這三寶一方面使一個人的生命發亮，一方面又使人間生色

，宇宙增光。

由一個人的生命不能斷絕，到一個人的生命不能有所間隔，這便由長壽到了愛好。

由一個人的生命不能間隔，到一個人的生命總有所未安，這便由愛好到了苦心。

苦苦的心情，起初會像是苦海茫茫，接着又會像是水天一色，終於更會是一切愈來愈簡。而且愈是簡單化，便愈是大放着光明。

於是一個人的苦苦的心情，到一個人的心光普照；更由一個人的心光普照，再到一個人的天長地久。這便形成了一個眞正的道路。這道，人人可走，所以萬古常新。

以上所說的呂仙，是呂洞賓。呂洞賓是我國的大神仙，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以上所說的小姐，是姓石。姓石的人很多，大家都有一個名子，可是小姐的名子，却沒有人知道。

以上所說的一個神語，其實是一個故事。這故事當然只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說的是以前的事，說的是往古的事。但以前的事，同却往古的事，却似而今。一個人要長壽，要生命的不斷延續，以前和現在是相同的。一個要愛好，要生命的相互通透，往古和而今，也並無兩樣。一個人要苦心，要生命由不安終歸於安，則古往今來，更是一樣的。

由一個人的長長生命到一個人的深深愛好。又由一個人的深深愛好，到一個人的苦苦心情。更由一個人的苦苦心情，到一個人的簡單化。終於由一個人的簡單化，到一切的簡單化，以至天清地寧。這使個人得道，這亦使國泰民安，而世界得救。這便是爲什麼石氏女可以不朽而作成了一個神話的緣故。這亦是爲什麼中華民國可以萬歲，而大同世界終會來臨的原因。在這裡，石氏女神語是很要慢慢地讀着的。

在我國浙贛鐵路之北，有一座很美麗的山。叫做靈山，那靈山有七十二座有名的山峰，其中有一座名峰叫做石人峰。遠遠望去，很像一個人，頭上頂着雲霧。遠遠近近的人，看見她頭上頂着的雲霧下垂時，就知道天將下雨。看見她頭上頂着的

雲霧上昇時，就知道天將放晴。這一石人是不是石氏女所變的，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

又在我國江西貴溪張天師的龍虎山以北，那是貴溪的北鄉。有一座大廟，叫做石孝子廟，很多人都去朝拜着。相傳那石孝子曾爲了父母，爲了鄉土，又爲了國家，獨力打退了敵寇，死而爲神，異常靈驗。那石孝子是不是石氏女的兄弟，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關於石氏女的神語，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附：石氏女神話的詩

有個神仙姓呂，名字叫做洞賓。
他已變成乞丐，只能乞着茶飲。
她是老闆愛女，愛女有片好心。
天天給他茶喝，他便喝着不停。
父親惱怒之後，答着女兒無情。
而且還更恭謹，心頭總是和平。
將茶盡量一喝。杯中猶有茶剩。
他將殘茶舉起，就要小姐來飲。
稍稍將茶一傾，卽有異香莫明。
乞丐這才說道：『我乃神仙化形。
天天走進茶館，茶館設在汴京。
茶館老闆小姐，長得異常聰明。
她便可憐乞丐，而且對他恭敬。
足有一個多月，惱怒她的父親。
女兒雖被答了，還是一樣慇勤。
乞丐看她如此，自然顯得高興。
乞丐這時眞怪，乞丐竟也忘形。
小姐眞是羞慚，但又碍於面情。
連忙把茶來喝，頓覺體健身輕。
可惜汝暫無緣，無緣把茶喝盡。

不過汝亦難得，汝可所欲隨心』。
於是呂仙就說：『女兒仔細來聽。
地上有花有蝶，天上有日有星。
玄關門戶開闔，似此過着平生。
人人終可長壽，只須體健神清』。
於是收撿行裝，月夜走入山林。
林中有條溪水，水聲和着風聲，
木葉颺浮水面，水波煞是鄰鄰。
一草一木一葉，一花一鳥一鱗。
一日一夜一夢，一眞一美一情，
天涯不會很遠，天涯已是比鄰。
一俯一仰一世，一瞥一沒一生。
此中原多險阻，走來還是平平。

女兒只求長壽，無意更求黃金。
且請不要妞妮，且請不要驕矜。
一樣要求美麗，一樣要求光明。
難得好的容貌，難得好的心情。
這使女兒聽了，便似大夢初醒。
那是月明如晝，一切看得分明。
有時溪水不流，月明溪水盈盈。
景況十分熟悉，萬物却是清新。
一丘一壑一石，一山一水一心。
天涯究何所有，天涯滿是星星。
任是海天遼濶？一帆一影一燈。
山林愈走愈密，一會又是疎明。
忽然又是空曠，一泓湖水清清。

湖中滿是白羽，湖邊滿是樹林。
此中有個仙子，仙子煞是年青。
有時月在雲裏，但是還有星星。
當他來近湖水，又復玉立亭亭。
白鵝一隻一隻，遊來不響一聲。
這兒纖塵未有，月明千苦冷冷。
湖中兩個人影，眸子都是分明。
小姐衣裙素樸，看來亦是稱心。
一個一個跌下，湖波更是鄰鄰。
露珠愈來愈大，淚珠愈覺盈盈。
從前喝着殘茶，不料遇着洞賓。
一切不思不想，只思已失之心。
於是小姐嬉笑，一同走入山林。

清風時來時去，此中似舊還新。
天上懸着明月，仙子看得分明。
總之仙子來到，步伍有如行雲。
容顏如此美好，湖魚亦復來親。
清風拂着衣履，準備露水來臨。
於是不需言語，且看湖水盈盈。
服色無須解說，仙裳自是清新。
彼此佇立多時，天上跌落星星。
青天已將破曉，明月亦將失明。
小姐十分素樸，更有樸素之心。
當時只願長壽，於今祈禱神靈。
一會仙子不見，原是乞丐變形。
小姐伴着乞丐，小姐眞是慇勤。

乞丐已是年老，　乞丐又穢又腥。
責道女兒不肖，　像是病狂喪心。
一會呂仙又到，　到來指點迷津。
你且不要懊惱，　你且不要疑心。
光明伴着黑暗，　美麗伴着血腥。
大道慢慢來想，　陰陽細細來烹。
這使小姐聽了，　又似天雨初晴。
可憐一團怒火，　處處都是不平。
比鄰已是天涯，　天涯不是比鄰，
一鎗一刀一劍，　無淚無義無情。
無子無孫無父，　無骨無肉無親。
可憐步伍齊整，　齊向毀滅途程。
大砲對着大砲，　細菌對着細菌。

父親這才更惱，　從旁勸說慇慇。
小姐有話難說，　只好忍受苦辛。
如此這般講解：『女兒仔細來聽。
地上有狼有虎，　天上有霧有雲。
玄關門戶開闔，　似此過着平生。
人人終可「愛好」，這兒任人昇騰』。
於是收拾行李，　獨自走入人羣。
人人同在大地，　知己如此難尋。
牙爪對着牙爪，　血腥對着血腥。
無神無天無地，　無耳無目無心。
戰爭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幽靈。
仲尼釋迦基督，　有誰更去歡迎？
整千整萬人類，　死了無臭無聲。

還有兒童婦女。　慘遭殺戮姦淫。
禍首究在何處，　禍首是在俄京。
釋迦不做王子，　誰喜吃人妖精？
這使小姐看了，　自然膽震心驚。
洞賓是她師父，　她自不妨問清：
自中到達此外，　自古到達而今。
天昏地黑無已，　淒風苦雨不停。
如果隨心所欲，　這兒我有深情：
和平陽光歡笑，　歡笑淚水盈盈。
苦難又算什麼？　於今正要苦心。』
便把小姐渡了，　引她到了天庭。
「長壽」和那「愛好」，又復加以「苦心」。
就此天長地久，　此道萬古常新。

海水掀起萬丈，　八千機炸柏林。
仲尼臨喪不飽，　基督自願受刑。
生老病死都怕，　戰爭更是無情。
小姐哀哀啼哭，　只好又請洞賓。
『這是什麼世界？　洪水不斷來臨？
長壽和那「愛好」，　只是謊語翻新。
這時試思試想，　何物貴似黃金？
不教天翻地覆，　須是心境和平。
先師早有遺訓，　憂道不必憂貧。
呂仙聽她說道，　颺來一陣風清。
於是給她三寶，　三寶夜似明星。
苦心愈來愈簡，　愈簡愈放光明。
呂仙究竟是誰？　且請記着洞賓。

小姐是何名姓？　知姓却不知名。　故事只是故事，　往古還似而今。
一切簡單化了，　地寧還覺天清。　中華民國萬歲，　大同世界來臨！